

梅花草堂集

明張大復著

第三冊

進步書局校印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梅花草堂集卷之八

明 吳郡張大復著

筆談

蟬

昔人咏蟬之作。葩藻聯翩。無能具紀。余獨喜虞恭公垂綏飲清露。流響出疎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宛有俯視塵寰之致。予友許元倩。擬作憎蟬賦。以反曹謝諸人之化。謂是附炎鼓噪。意亦有激而云。正不知不幸處炎炎之世。居高飲露。斯何品格。哉。淮南子曰。蟬無口而鳴。三十日而死。斯亦神通變化。不可得而緇涅者歟。予家閩蘭之中。苦無美蔭。隔隍踈柳間。有蟬嘒嘒。若為永晝破寂者。因書蟬噪林逾靜于壁。且以見不必憎之意焉。

蚊

意甚觸。遂不成寐。起坐庭中。聞人聲近遠。若咳若嘻。謂且旦。久之無廢。殆是帶夢人苦蚊相語。夫編戶之民。多無衛蚊之具。故忍夢以就風。而吾獨以處境之惡。至于棄帷而宵坐。性情甘苦。則必有間矣。施肩吾詩云。任君繚亂錦窗中。十幅輕綃圍夜玉。

故是得帷之適者耶。俗以多蚊少蠅為有年之兆。連宵徙倚。真所謂江頭夜起如雲。哭午餽時盤。匪寂然。田家占不妄。又是一喜也。

盛暑

許仲嘉邀莫胡仍侯。雖盛暑不能不往。數武八拜。遂有昏倚之容。汗如雨。自頂達于腰。連服香茹。飲數甌不能止也。往見老人偃而蹒跚。自言曳踵如千鈞。腰臂與足不相用。心竊憫之。念人生至是。便當脫巾疊跣。勿令筋骨楚人。忽忽不意。今者親之矣。

冒暑

昨晤夏士瑛。將詣江上求試。自言他少年或可不往。吾所處勢不爾。否者何以慰老親。朝夕頃。又晤晉孟嘉。亦以求試故。還自諧謔。信宿便行。某對之喘息而已。二公翩翮筆藻。終能自奮於功名。不沒沒予。獨異其冒暑馳驅。了不以為病也。深山松柏。凌冬愈茂。汀蒲岸柳。未秋而零。志與氣天與人。豈可強哉。

紀若夢

某少時苦腸風。用醫師言。食團魚不覺遂多。後夢羸魚延頸。若相齧者。因不食至今。

蓋殺羣命以祈瘳不仁之念。應償此夢。而况縱口腹之欲。忘刀几之苦。則豈人哉。女孝若噉食絕少。于味泊無所嗜。亦夢一豕踰墮。意欲操刃斃之。覺而大恐。遂斷豕肉。或言兪女鮮臯。當有善根。故以夢相恐。某曰不然。多生以前臯。惡乎知之。但堅持此念。充類其餘。庶幾夢中之恐。永不復作耳。昔與沈先生同食。聞厨下切肉聲。續續然頃之以肉圓進。先生投筯曰。不知何臯。乃至於斯。嗟夫。此仁者之心也。乙卯七月一日。

賭憶

鄒姁姓金氏。便體倩輔。美流盼。而藏所靡多。顏秀之侶。久而彌連。客有稱其柔膩者。法不宜微。姁竊竊自憐。嘗誦之。非其好。即久與處。勿善也。後稍牢。落悒悒死。

臧一良家女。姓不喜岑。寂居閨中。軒窗微觸目。周游不定。既嫁夫。縱而安之。光態驟溢。若昱若浮。又諳曉房中之事。曲情取憐。無不婉至。稍會意。而目精爛爛。着人靡矣。久之為梁溪人婦。見者都不得前。臧凝睇。猶多一往之色。

項五少有殊色。初寄居竹林下。不知者以為彩雲間飛仙也。嘗扶醉踏月。亂頭蹠步。無不人人欲狂。性豪麗。悉以所贈遺為旁緣者飾。又多召倚門娼。大醉之。以為樂。晚

不得志冠女冠為尼行遊不定

金淑貌麗整多愛所居輒擁香自衛翠袖金釵姍姍有大家之氣飲性中下好促坐徐飛履膝綢繆婉戀特至有女美豔而天淑乃敝服自晦光態彌出

徐燕燕行四識者恨不見潘淑如疑莫上也善鼓琴撫絃動操別有愁思妮妮兒語閨閣無異客謂燕燕豔中之豔閨外之間久乃聞知意甚得也有俗子蕪羶之軌遞去

病居士曰以予所睹憶如此蓋不無質文之代矣香山有言若學多情尋往事人間何處不傷神有味哉其言之也

二翁

紹伯己酉生猶能負汗疾馳入城遍歷親知致所欲語又負汗而返計具辰酉往來日可二十餘里不喘不頓神明湛然望七人于吾黨未一二也善叔後伯一歲生齒無毀缺鬢不改玄視伯更為勝之而步履之際無不遑回較其老健正相伯仲耳昔吾中表飾劍聯騎華豔一時又天性孝謹不期忤物至於交歡貧友以奉太僕先生好客之志雖日費數金勿間方以為樂于時又不能盡取之宮中皤皤兩翁今人故

難其比。

于鱗文

世稱于鱗五七言律。而文章不具。至不得與元美子相諸人等。以予所見于鱗之作。故當伯仲獻吉。馮開之所謂深入無垠。一筆透出。疑為于鱗言之耳。徐子與文章老。自知于鱗輒誦之。故不知于鱗之自言之也。今日讀王侍郎凌節婦諸篇。令人反覆不能已已。

梁顧

往見梁伯龍教人度曲。為設廣牀大案。西向坐而序列之。兩兩三三。遞傳疊和一韻之乖。觥筭如約。爾時騷雅大振。往往壓倒當場。其後則顧靖甫掀髯徵歌。約束甚峻。每雙環發韻。命酒彌連。頤翁翁而不敢動。伯龍已矣。靖甫豈可多得。梁雪士將詣白門來別。輒與鄒瑞卿按拍竟日。甚有愧乎予之不知其事也。

許君寔

許君寔椿芳。丁卯生。偉軀豁度。談笑有適。嘗與予為氣類交。嗜酒結客。貧者至以君寔為歸。君寔亦仍其父兄之故。無所別擇。獨不肯無禮於其客。尊賢容眾。坦如也。孺

和故主其家相得歡甚。嘗夜詣之。為設廣被。共卧閣子下。旦起有寒色。君寔獨露頂坦腹。揚揚而至。眾大笑。目之為神血人。亡何庚子病死。去今十六年矣。君寔與婦願同年生。今亦死。予往唁之。入門恍然。意是故友地。詢宋輔卿。則予友王伯符舊宅也。三易姓矣。人生六十年。人世遷換之感。何處不爾耶。悲夫。

蘭

蘭之味。非可逼而取也。蓋在有無。近遠。續斷之間。純以情韻勝。氤氳無所。故稱瑞耳。體兼眾綵。而不極于色。令人覽之有餘。而名之不可。即善繪者。以意取似。莫能肖也。其真文王孔子屈原之徒。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者耶。徐伯衡採蘭見贈。微風適至。歌曰。薰爽南來。虛室生白。漪漪幽人。覲此大國。覲此大國。吾愛吾廬。紐斯佩斯。寔彼枯魚。

顧九扈

顧小侯即九扈。字農長。文筆滾滾。有飛湍滌洄之致。某故未識其人。閱其文。異謂是凝遠之器。道民云。其人長身玉立。而神耐性溫。茂稱其家兒。昨再晤道民起居。小侯及農長。則病且亟。若類瘵者。昔年道民為小侯求婚于某。受之。從史之。某以勲衛故。

不敢詐。更不知凝遠者不免折耶。文不足以知年乎。天其佑德。且無論農長當不令小侯一子輒夭。秋杪過毘陵。再就治生詢之。倘或霍然起耶。治生農長今歲師也。道民湖海之性。久別無異。又攜歌童自隨。且欲裁其婦。他年歸天之費。令縱覽西湖。沾沾自快。如道民亦奇矣。

陳迹

見原周氏子。出家積慶菴。少時重聽。對人輒笑。和眾作務。常為諸行者先。意所不愜。腕如也。或謂原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閒是非。原欣欣如是如是。

一明徐氏子。出家棲雲房。性便爽。笑語劃然去。無所恡于懷。晚更靜重。見人道故時。有歛歔之色。年五十。自憐無裨於佛法。悲涕不勝。未久卒。

惠心方氏子。出家樹中閣。嘗慕雅宜山人之筆。摹輒肖。多取名下文錄之。毋令辱吾書也。秀目有神。膚冰雪可念。然厚自持。不肯以言狗物。久之遇諸途。聞其聲。喑矣。亡何死。

病居士曰。往在大樹齋。每一明披襟而至。問所往來見聞。未嘗不動色相語也。惠心如玉人。臨池自喜。猶能想其循牆聞往之處。見原非公事不出。語不及之。則低回過。

之矣。予嘗以憶月下得原。而原真以予見也。喜欲狂。然斯稍後矣。俛仰之間。已為陳迹。豈浮屠人善幻。而人者戀戀耶。悲夫。

螢

陣陣流螢。穿雲暗度。便令小簾生涼。齊紈欲老。杜子美。忽驚屋裏琴書冷。真有味。其言之也。一莖腐草。偏吐寒火。向人除煩解熱。亦復掩星芒。騁殘月。斯亦腐之至奇也。而世以所化微之。夫誰非腐化者耶。暴明空飛。不愈于襤褸走炎。馳驚不止乎。莊生夢蝴蝶。蓋猶有輕華之思焉。吾取流螢時一見哉。向人生冷可矣。梁簡文詠螢詩曰。本將秋草並。今與夕風傾。騰空類星隕。拂樹若花生。屏疑神火照。簾似夜珠明。逢君拾光彩。不怯此身輕。覽此有餘輝矣。

梁簡文

詩詠螢。暑月所動。涼螢也。今謂人不曉事。曰一一馳驚。猶言奔走。

秋暑

暑酷至今日止矣。昨猶有間也。片雲駕輕雷。旋風逐逐從之。若空遊四壁。而人無與也。朱霞半天。如榴火。煙霧籠之。作愁隼也。蟬聲急直而不收。有收文字責候報者。據案如附煬。竈席如沉醉。人酣卧其上。湯湯焉而代之也。喘喘鷄骨。誰能堪此。吾每思王右軍北窗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徒聞其語耳。

鳴鳶

有鬼車軋軋黑雲間。居人譁而向之。方言曰。懼以狗乃得不下。此未必然。傳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注云。鷓也。彼軋軋者。鷓耶。世以其聲之高下。徵風之狂恆。其說特驗。特苦熱。棄室而處。有少女嗒然起于窮巷之間。自謂庶人之雄也。比就寢。魑可發屋。車之聲亘以長。不亦徵乎。

肺熱

十年肺熱。每盛夏。如燿火之將烟將焰也。自脛達于咽。蓬蓬上指矣。腦滿湧。皆空無所賴。足如凌虛焉。蹶蹶而不赴者。猶在我也。然如稿葉之旋風。三却而反矣。其始蓋日月至焉。已日至。已時至。湯沃之。去者什五。膏什七。西瓜水什九。張子曰。吾蓋仰視吾廬而傷之。吾始見楹丹渥。而望如黛如雪也。非必有蟲蠹蝕之。日遷月化。木理筋立。垣色若赭。樞失其居矣。故夫左闔而右闔者。礎敗也。首進而步退者。火上也。人無閱世之能。百憂煎心。勞之以寒暑。雖有容彭。安往而不得頽圯哉。是故無揖讓而聲折。無怒臂而蚓揚。其言嘖暗。其步蹒跚。近死之聲。譬如寒蠶。登木喑咽。咽而不張。

早計

風雨如晦。虛堂致有爽氣。顧不知煩暑何之矣。朱方黯謂且冷。輒思着新脫故。此太早計。見卯而求炙耶。相視一笑。乃別入卧閣子下。紙窗髣然。風來疎櫺間。甚力。雨綠灑灑。幃幕盡濡。雲安君蓋兩手裝之。輒颺去。或附骨而穿其中。猶髣窗也。則相與支漬抵決。何不至焉。張子笑曰。吾已知招不來。麾不去。風乎。雖然。其事也大塊噫氣。徂秋則鳴木葉。將晚威之以兵。巽女戒塗。告予靡寧。予何迂朱子之早計。其有感于白露之將零也耶。

王孟夙

涼颺驚秋。甚有類孟夙其人。也。衝泥踏水。冕而漢言。桁楊鎖鈕。糾紛襍遯。奚翅蒸熱悶人矣。朝未及夕。晞髮松陰。濯纓茗水。掀髯長嘯。與山川相映發。宜何如其魂夢哉。癸丑夏。先世長卧病僧舍。孟夙訪之。勸食人乳。以滋榮衛。而世長顧見孟夙。面自有光。毛間膚際。多作紅玉色。笑曰。相君之面。殆是耶。孟夙不答。退又謂予諄諄言之。自悔其晚也。孟夙解組時。語人云。一官艷繫。髓竭神疲。入山之日。便不欲如芝餐柏。聊試築基焉。此語龐雜。然可信世長之所見于孟夙不謬矣。

甫旱輒雨。既澍乃止。田者大悅。不二日。猶有憾焉。曰。其誰灼我以火而噓之。又囁之以蚤。我何不為西北之民。予為解之。曰。令爾為西北之民。其將鬻爾以蠋。不日而滅。汝無苦熱。又將凜汝以冰。使汝膚裂矣。故曰有餘不足。天之道也。得隴望蜀。人之愚也。故曰。君子委運而不爭。得少既足。是為遁天之刑。

志遺

志遺一卷成。亦了却心頭幾許事也。吾家素業。無論今日。此僕僕作勞者。總苦海。男女錄而存之。毋使泯滅。安知其後不邁種起乎。卷首數言。實出肝膈。子孫不信。鬼神信之。嗟乎。嗟乎。昔昔夢為僕役。昔昔夢為國君。其夢一耳。夢中之事。易生顛倒。君乎牧乎。哭乎笑乎。斯亦惑之甚也已。

好古

有以好古貧者。披杏壇之席。執虞氏之器。策鄧禹之杖。曳東郭之履。而乞于市。曰。誰與我園府錢也。有擔者投之。李不顧。擔者曰。仲子李也。瞠目而謝之。曰。我始以王戎李。故弗納。謂是漢以下物也。

害飲

有嗜飲者。夜夢壺焉。驚喜。亟呼其妻。燥之失聲而覺。自訟曰。冷飲之何不佳。自是不復呼燥酒矣。以為呼之害飲也。

合釀

甲請合釀。謂乙曰。我水若糝。乙愕曰。然則何如取之。甲曰。亦水者取水。糝者取糝耳。猶是水與糝也。水入糝而糝亡。糝出水而水貴。此未易得其解也。一人曰。吾舖其糝而啜其醜。令甲乙不失貴矣。釀可合也。

小閉

茂仍以間詣予。知予久痊也。自言初夏病小閉。法宜食極。而醫者持之。凡五日。悶幾殆。思飲而盡。溺如常。飲方如常。不多于用桂乎哉。經云。血虛則氣不升。不升則閉。閉則水不降。而醫者莫能及也。嗟乎。學醫人廢乎學。豈有是哉。茂仍以飲導。溺閉如常矣。乃至今不得見。風久閉之漬。利于決川。夫其艾之人不能勝之歟。

囊螢

書生以囊螢聞于里人。高其義。晨詣之。謝他往。里人曰。何有囊螢。讀而晨他往者。謝者曰。無他。以捕螢往。晡且歸矣。今天下之所高。必其囊螢者。令書生白日下帷。孰

詰之哉

頓

雨。無為于室。索漿飲之。不知其過也。頓焉。始以過其飲。頓也。旦日未嘗飲。頓如期。此有頓習矣。頓者。形容之大速也。一蹶開之。莫覺于此。其將老子頓而遊焉。卯之。穀歟。胎之。叻與。捧之。唱之。不足名其劃也。故頓而覺者。形神之覺也。

此日性情

不與僧孺語。甚久。願嘗集念以候交。既見。輒失之。但出此冊。聊為一笑。而僧孺以予之真有樂于是。夫予則何樂焉。要以如意而云。大言浮語。都非所屑。令覽者知此日之情性面目。不假于人。故以為撫掌之資。嚶嚶草蟲。不自意遂傾人耳。

狗

乞者投股月中而卧。狗舐之。叱曰。畜。故是汝家物。何不待也。不知有待之而非其物者。狗多也。以為不如今之舐之也。

夢管先生

管先生號虎泉。故李中丞墳也。先子弱冠時。嘗稱莫逆云。先子之喪。管先生來弔。哭

甚哀。且曰：將詣太僕長安。當為子計。予泣謝之。是夜夢太僕與先生同在魏恭簡祠下。遣邀先子。泣而省。私自念：此何祥也。先夫人曰：汝家大考嫁汝先姑。而娶吾為婦。中丞亦嫁女子管。而娶汝姑。皆同時日。往來之誼。自此始也。三人者。既情好。又苦次之語。豈有因焉。何惑乎。管先生既抵長安。因訪故人。居庸死焉。而太僕亦以是歲十月沒于京師矣。偶憶往事。用識於此。

中秋

山桂盛開。明月如晝。天香飄忽。花影凌亂。與元初輩小飲山房。呼雪崖。聞步野田。陟仄徑。有小犬伏葦中。作豹聲。民廬佛火。聚散村塢間。念初秋。吾谷雪後破山。畢竟一了此願也。歸附小舟。旋風忽起。而月色愈淡。愈麗。兩中秋如此。豈來年燈夕之占乎。

秋葉

秋葉純黃者上。班衣次之。水紅又次之。卉之品百。無麗於此。乃其憔悴之神。多在爛熳之際。其紅鮮以悴微縮。其綠膩而紫暗。其黃特韻然無餘。雖落之致殆盡。而韶華不存。豈相家所謂色嫩者耶。老猶履霜。不安寧也。夏初乞之朗僧。甚早。不堪其憂。今感敷榮。致足撫掌。持螯拍浮之酣十餘日。豈顧問哉。

今昔

雲安君露香于庭。修中秋事。兒童皆有欣肅之容。緬想先夫人整衣達旦。誠侍兒更卧起。然無寤者。今昔心情。即兒童亦稍異矣。念此遂不成寐。宴坐息舫中。冷螢穿戶。捉得半牀秋水。

不作客

病眩三月。有折柬相招者。隨掣一短刺謝之。故有既謝而聞者矣。以此頗知不作客之適。饜貧客至落落。有略諳不作主之儉。獨耳根甚貪。未必日知所無。居間怏怏。然有一法。溫故而知之可也。

論脉

夜來與季弘論脉。殊悔十年不讀書也。安身立命。誰切于此。世之君子。自謂耻一物不知。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或能強記。而浮沉遲數尺寸之候。未有聞焉。偶沾一疾。舉吾親與吾身。付之脉者之五指。此寒此熱。此死此生。彼是相持。而吾茫乎莫能自名其所以也。夫與圈牢之養。何擇哉。

王奉常誠子

王奉常誠子書云。自今以往。杜門省費。惡衣菲食。我為汝先。汝為我守。子顯蓋嘗誦之。今日閱其全書。不覺赧汗。世祿之家。才名滿天下。猶諄諄以好事好客為誠。况乎產不及編戶。名不出四境者哉。稽生謂讀莊老。益重其過。故嘗心惡斯語。草草匆匆。慎勿輕看過古人書也。

陶周望與弟書

陶周望與弟君爽書。今人不曉作文。動言有奇平二轍。言奇言平。註誤後生。吾論文亦有二種。但以內外分好惡。不作奇平論也。凡是胸膈中陶寫出者。是奇。是平為好。從外剽賊沿襲者。非奇。非平是為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波息。天水澄碧。人曰此奇景也。西子雙目兩耳。人曰此奇麗也。豈有二哉。此古今跌撲不破之語。其意非造於陶。至陶始暢。真令人讀之可盡而味無窮也。末又云。弟曾見我終日翻講章否。做五篇七篇。一歲至數百篇否。喜看古書。亦有幾段成誦否。此又一味妙悟。惟周望能為之。惟君爽能聽之。以語中下根人則不可。王文肅公常言。做人做到閤老。乃妥。作文到閤老。乃佳。如是方為識癢痛之語。周望猶未免資賢用事也。良工苦心。此事難說。

王安

安元旭先生以內艱歸。聞訃便行。屬下更有不及弔者。此于事理宜然。而世莫能為告別上官。動以旬月。廉敏之用。豈有異術哉。裝儉不欲溷人。又庭無滯事。一身如葉矣。昔在癸丑。王坦老以十月初七日。聞內訃。十二日行。衣裝書籍。皆留署中。至明年五月。始從萬通府送去。此亦近來未有之奇也。

吾戒

吾境甚閒。心獨擾。吾念尚強。神獨眊。擾則滋垢。寒儉屑嗇。皆以為情之常。眊則迂遠。衰容習懶。皆以為老之症。蓋有生平小自振勵。而暮年不逮庸人者。吾見其人矣。戒之戒之。

許子洽

許太公治生之暇。讀書不輟。其持論以長厚無競為本。子洽兄弟恂恂。明經涉史。多所纂述。亦人倫之至快。比聞其魚軒賢德。為能順適子洽之意。令人慕嘆無已。故不知其通曉文義。為子洽左右掌故也。物生不齊。福不可備。而子洽處之。真有謙益才足之概。天之厚子洽。何如哉。

白陶

傳孝玄好取景于盆盎之間。有白迎春。不盈尺。甚加愛護。至與淵明集並列。額其齋曰白陶。孝玄自謂。即嗜陶。不勝其嗜。白迎春也。嘗卧病舟中。冬初微熱。而病體又怯。風甚。水窗夜不扃。曰。恐愠吾白友。繪圖而歌之。使某為記。某政不得其解。未下也。孝玄方病腸癰。有潰決之苦。而索記甚急。患難寂寞之交。有如是哉。吾知所以記白陶矣。

登尹山

過吳荊。抵松陵。嘗往來尹山間。時多早暮。今日蓋一至焉。棟腐礎頽。從破壁讀高皇帝御製落魄僧詩。又讀姚少思塔銘。真可並垂不朽。而管大夫為和御詩四章。多感慨透悟之語。令人悵然。有僧如山者。疊蹠繩牀。納履起謁。問尹丘所在。則云已寄死甫里寶勝寺。低回久之而出。

古栢

自震澤西有普濟寺。寺有古栢一株。大可數圍。而屈偃山門之上。若中斷而倚者。枝葉扶疎。菁蔥蟠鬱。久乃與屋相得。條皆上指。若游龍蟠螭。欲竄欲突。其勢可望而盡。

其槎芽穿互不可名狀也。寺旁有三賢祠，亦不審為何人。壬子歲曾經其下，鬪風不欲停止。今日又風利不可泊，夜宿東阡，稍聞問沈千秋土人云：卧病如昨，風流蕭散人，那堪五年藥爐邊也。

老桂

茗溪施水庵有老桂，本可合抱，枝覆兼之，其高十仞，周廣三十丈許，每秋盛花，香雨繽紛，黃金滿界。庵僧編帚擎畚，忙忙作掃花使，數日乃已。顧莫知其勝也。而溪上人亦絕無賞之者。酒盆茶椀皆未所嘗，何論題識。然此樹竟以是得全其天年，而僧亦無害，即不韻，何患焉。然則茗溪俗賢于他方遠矣。未遠又有圓證寺，丹桂合圍，秋風紅雨，狼藉不收，較之施水，即不以香自伐，未免勞人。

靈薈

瘦居士刻靈薈一卷，皆羣仙附託之作，絕句絕奇，然非真有仙人為之也。居士負邁往不屑之氣，釀酒如河，揮金如土，不足快其致。去窮靈萬卷，務廣博物志，以抗張茂先，而又不不足，乃溢為離奇天矯，不可究詰之事。如居士者，援筆為詩人，運札為仙，為開元皇帝，為陳王子建，為李供奉，杜工部諸人，乃至為徐掌，為獨角山鬼，王斯真，異

人也哉。雖然當其時。即居士亦必有不得而自主之者。政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仙人乎。仙人乎。即此而是。即居士而是焉。可矣。舟中無事。漫摘其句之最者于此。

擊楫中流靜。雲光飄蒼茫。采菱 陳王子建

廣陵一曲淚。八月沸江花。無題 嵇叔夜

月出燕山冷。風飄雁影愁。秋閨曲。輕衣依葉舞。疎影淡波光。白蓮花。風吹蟬語數聲秋。古木陰森隔酒樓。欲任涼風吹不去。午鍾隱隱促行舟。即景 倒開明月水千

里浦口漁舟不掛燈。無題 李供奉

孤燈織就機中雪。蟋蟀吟。杜工部

流雲澹如烟。長天逐秋影。夕鳥 李新卿

烟飛光若水。漠漠澄林樾。南莊秋夜 王右丞

石臺拂露花如草。溪樹生烟白乍青。秋夜即事 新泥拂地梨花舞。白燕野戍悲荒

草。黃雲帶晚晴。游下菘城雲迷祇樹冷。雨散落花青。何山廢寺月落挂髡僧入定。

梅花欲舞松梢雪。澗石時鳴雨後琴。歸雲庵 春風如入遠陽郡。應傍征人臥鐵

衣。征鴻似得邊城意。夜夜空庭帶雪飛。閨怨 劉隨州

俠氣千秋貫白虹。丹心六月飛紅雪。睢陽府君

三尺飛虹開綠玉。雲枝夭矯石

根促。天目山寒山樹小。谷中百歲花初老。庭下天目松

李協律

何處扁舟還櫂歌。深楊樹杪落魚簑。回首荒村不相識。逢人錯問洞庭波。戊申紀

事 升庵

忽然睥睨天地空。驚歌噤噤落春風。少年行 青草仙

五侯結客能知客。俠士論恩不論讎。殺人寧似飛輕箭。隱躍微茫看不見。戰

士無聲走白沙。中軍奪色迷青電。吳鉤悲夜月。易水擊寒聲。報恩心未死。俠骨

氣還生。千載遺編猶飲恨。令人空腹憶荆卿。請劍俠傳 千金買笑不盡歡。百金擲

地頻呼酒。顧盼只餘今日意。紛紛終是路傍情。平陽伎樹樹飛香。不見花紛紛

落葉遙歸路。看奪 杜駱堂主人山雲黯淡天欲低。草衰石冷空迷離。短歌

獨角山鬼王

二遺

怙恃之子畏而驕。即畏亦驕也。失恃之子頑而畏。無教故頑。非其母之顏色不時及之。故畏。吾徵之舟人之子矣。寒飈乍起。吾江南二遺。不必寒于家之兒女也。母在而

寒雖寒何病。吾念二遺。政念其伺。忍顏色。默默低頭就之。可痛也。可念也。

小憩

風日明麗。黃雲覆歛。信步鹿城。遂依巖岫。小憩王氏墓傍。逢故人問存沒。非獨人事多端。幾欲陵谷遺變。六十七甲子。信亦人間世之一局乎。悲夫。

王管

管席之王國重。皆寘乙榜。而國重卷尤為范東昌所識賞。諍不得解。遂以落格。可惜也。士患不遇知己。既已知之矣。又不免品序之阨。然文章故自有定價。而通塞疾遲之數。人力何與焉。國重饒膽力。多磊落氣。不妨耐久。

好菊

王文肅公喜菊。多畜異種。杜醒陶造之。卒見白剪絨。不覺身入花叢間。都不交一字。文肅曰。君典故不減。吾乃贈與之。常夏六月。文肅科跣據地。手捉菊蕊。鄰叟意花丁也。頻呼不應。直入蹴之。文肅曰。叟愛菊耶。亦贈與之。此二事可稱佳話。如文肅可以言好矣。吾鄉魏孝廉善價訪菊。既得。多羅置倉中。不肖眎客。有求看者。輒出之袖中。曰。此甲乙。其好更不可解也。

海盜

海上有巨盜孫繼宗榜擒數年不能獲而王鳴臯赤手縛之身被四創受杖幾百愈力不捨。鳴臯曰。吾但見其手腿便利。故揣意窘逼。脫知其為繼宗。則不可得矣。然就擒之後。吾處此甚難。海上三百健卒。誰非繼宗耳目嚮導耶。某問。如是以成擒。鳴臯曰。彼真盜賊之雄。寔無心腹可仗。吾所難處。政在內地爭功之輩耳。鳴臯雅好讀書。識道理。故其言如此。又曰。太湖總練楊國柱者。與某同起家。其武健。故不在某下。

速化

儘此色力。可未衰憊。無奈痛心之事。刺目。茆獨之戚。怵懷。晨夕間。覺精衛毛裏。都無所賴。譬之霜曉秋葉。忽忽憔悴。令人不復別識。乃知形生之候。其變也。以漸。其化也。必速。

人生

嬰兒離母而悲。見母而喜。索食而啼。得食而笑。嬰兒之智已此矣。歲月逼此矣。晝動晦息。暑露寒居。醒治醉亂。人生之智已此矣。而歲月逼此矣。豈不大可哀哉。

真哀

過真義送顧夫人之喪。因謁丹谷先生墓。敗棘鉤衫。黃茅割面。墟墓之哀。無慘于此。而左傍更穿一小穴。當是魏氏之子孫。魏故兵部督塚。受產主祀者也。荒涼野草。責有所歸。而穿穴其旁。猶曰魏氏守之矣。既死之蹟。總屬輕塵。不祀之藏。尤堪酸骨。吾爾時虛願難期。真哀自涕。

許曲陽

許圯懷為曲陽。寄眎恩綸冊。覽之使人生敬。中冷先生。丰度詳雅。居心寬潔。應有此兒。曲陽故有殊俗之性。可兼名實。一行作吏。乃爾清勤。觀諸薦剡所云。不愧廉直自遂矣。曲陽嘗自語。與吾囊金帛。令子孫多過。孰與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也。斯亦無言不酬。卓然有念者歟。親在捧檄。親沒寶綸。此豈人子細事。觀中冷夫婦兩勅。備寫至痛。雅非草草完局者所能徵矣。風之下也。揚名一念。亦所時有。不能不三致嘆焉。

周先生詩

世稱海門先生。都不曾聆其作義。今日始讀其所為挽李虎翁詩。知真正學道人。持論極平。眼界極寬。情才極切。其詩曰。半成伶俐半糊塗。惑亂乾坤膽氣麤。惹得世人

爭欲殺眉毛狼藉在圍圍。又曰。天下間名李卓吾。死餘白骨暴皇都。行人莫向街頭認。面目由來此老無。有一字破綻否。有一字不墮淚否。

天忌

張賓王耳熱後。細誦新義。大有遲暮之感。更復自疑。筆底頹索。其意殊可念也。某謂天生才具。除自免外。決無干休之理。賓王墨楮間。晶晶寶色。豈終埋沒。李衷一自癸丑開榜後。誓別長安。家居自老。然目光四射。持論疊疊不休。恐須一戰。李愚公內外憂阻。故不碍其邁往之氣。葩經一人。定自虛席。人言衷小修篤疾。賓王云。此妄傳耳。丁未之役。當事者競覓小修。至取薄蹠戲書表。胖卷已落吾手。務相矜眩。今復十年于此矣。天與之。天忌之。此真不可解也。

茶菊

甘菊單瓣。味香甜。性宜分植。駢久則瓣漸稠。香亦漸減。寒菊差小。而滿中小鈴。簇湊成。校俗謂之金鈴菊。予所意東籬故種。不過如此。顧未聞有茶菊也。黃介子自顧山來。貽茶菊一本。花似馬蘭。中滿不鈴。而香韻清遠。殊有金石豈花之氣。絕不類菊。名茶當不誣耳。顧山菊冠江南。其小品亦自起。

武夷茶

武夷諸峰皆拔立不相攝。多產茶。接笋峰上。大黃次之。幔亭又次之。而接笋茶絕少。不易得。按陸羽經云。凡茶上者。生爛石。中者生襍壤。下者生黃土。夫爛石已上矣。况其峯之最高最特出者乎。大黃峰下。削上銳。中周廣盤鬱。諸峰無與並者。然猶有土滓。接笋巽兀直上。絕不受滓。水石相蒸。而茶生焉。宜其清遠高潔。稱茶中第一乎。吾聞其語。鮮能知味也。經又云。嶺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註云。福州生閩方山。建韶象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豈方山即今武夷山耶。世之推茗社者。必首桑苧翁。豈敢我哉。

九月雪

秋冬間。風氣如暮春。知必乍冷。頗誠家人為寒具。但吾力不能具者。且止。夜卧故絮中。覆肘漏足。酸風淒其透入。念即冷。當不遂如歲宴。乃不知雨雪霏霏。幾封條也。九月雪。江南絕少。或言令已初冬。即初冬。江南豈遂雪耶。寒暑速變。人事參差。恐冬春之交。不免疫癘。則如之何。

脾濕

醫經云。秋傷于濕。冬生欬嗽。又云。因傷肺氣動于濕。則為欬嗽。吾每至六七月。烟生喉舌。覺肺氣脹滿。夫安得清。每秋飲茶。髮不暇梳。軌索茗菴。少可三十碗許。肺氣不清。而動于濕。其欬嗽宜矣。昨晚食後。欬不及輒唾。唾復不可止。而嗽食殊不能少。所吐痰涎亦畧相當。倘從此日甚。終為肺傷脾濕之症。即內關七情。此二事故其根脚矣。聞時書此。以待忙用。可不至大錯也。

李魁

有百歲老人李魁。飲於鄉。其二子以竹輿舁之而行。觀者塞路。蔣適老令詣某巷。滿不可出。乃就輿執手與語。神明湛然。手微顫。或云尚未着絮也。老人不知書。亦不識城市。自言其少時。以賑貸。曾一至縣者。有長女年八十。先老人死矣。吾令人熟觀老人。貌殊不鄙野。但瘦甚。多斑。長不滿六尺。庠友周之從。因勸租至其里。物色之。歸以告侯。遂延至賓飲。一時盛事也。國朝魏侯守郡。周壽誼為上客。年百十歲。自後毛尚書亦年百十。皆吾鄉人。今復見此老。豈易哉。

張如

月下遇張如。光逗於際。所着青衫。政與瑩肌相發。敏便之性。都從閒閒中出。

李起無

李起無負異人之姿。而有無賴之性。酗酒發狂。易為世眼所物色。浪得慶忌荆軻之名。卒以賈禍。豈不究哉。起無聰明。小孺子雖復顛癖。要為禮義所可遷化。視之太奇。疾之太甚。宜其及矣。所遺詩若文。儘輕脫可喜。受之云。令後世讀其義。謂詩人故嘗作賊。雅亦不俗。

梅花草堂集卷之九

明 吳郡張大復著

筆談

懶城

形神不親。讀書無所感發。俯首輒睡。豈昏默之守乎。將齒骨既朽。不復浸灌歟。昔人擁書萬卷。不假南面百城。吾且解百城之玉。退老睡鄉矣。王子曰。八挺之內。蓋有懶城云。邊孝先嵇叔夜嘗至其境。其後脩文之士惡之。遂與懶城絕。噫嘻。安所起斯人於九原而問津焉。

陸懋仁

家先尊與陸懋仁先生善。甲寅之寇。先生為賊所執。令擔戟髯而走。僕僕然先尊遙望見。呼之而走。益疾。既脫。語先尊曰。吾爾時謂不免虎口矣。其後見某。輒嘗言之。某猶憶先生村居。好藝花果。每冬月。輒懷橙橘相餉。猶衣白紗衣。風度撲略。與先尊奕。必竟日而去。去則步步惜別也。今日再見其子純卿。問其舍則為墟矣。然純卿客游二十三年。能自立。得返吾里。二子皆束髮授經。苦心哉。

甲寅遁囚

將詣海虞。長年贓舡相待。與約曰。黎明當出關。明久之。關不發。使人偵焉。曰。方大索遁囚。誠守者三日。不啟關矣。蓋有酒繫者。獄卒皆大醉。囚乃縛之而去。去者十三人。隨獲七人。旁午。從民舍草間獲一人。皆折其足。未獲者五人。故曰三日不發關。言必獲乃發也。昔彭侯為縣。外府災。侯率僚吏救之。囚膏緣為亂。多脫走。市人搏之。取市者刀。砍搏者中面。得不死。事在壬戌。去今五十三年。猶憶家姥負某東望。火光曠天。委巷中。憂憂有金革聲。意色大恐。然無弗獲者。或言囚何以知不免。獲而故遁。為乃不知。政猶知不免。而故盜也。此所謂行險以徼一倖者也。天下無倖民。則天下可無事矣。

仁

每思仁以為己任。令人茫然。此非有大力者不能。長樂老所謂佛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可念也。腸熱手冷。人何益。此世界毛孔事耶。

怪

雖有富人。不能金屑其目。言外之無與也。每煩暑為虐。須冰片少許。眼得不脂。乏內

藉外。果有此理乎。冰片政與黃金同價。與屑何擇焉。吾終日視而未嘗覩脂。則猶人用則過人。非怪何哉。

求自見

從來此道中人。大都求自見。卑何論稽談。阮嘯各用所長。卽元之輕白之俗。郊之寒島之瘦。李之鬼。皆務自見而作。病處故是佳處也。文有俗筆。決不佳。無俗腸。亦決不佳。故嘗欲子居更求之。徐聲遠云。文字須一目一機局。引而伸之。乃至如鹿角之與菖蒲花。其類甚幻。然非聲遠之言也。東坡曰。一身不成二佛。一佛能遍恒河沙諸國。是在道中人矣。

訪白民山房

或告某。朱白民淹留公亮許。以俟公。或曰。計行矣。某謂不然。白民卽淹留。俟某當不在。公亮且不行。亟訪元初山房。白民間予至。隔墻笑舞。某亦笑舞於外。空若答響。某語之故。白民笑曰。何以知不公亮而元初。某曰。故知不城而山中耳。已相視。黯然淚淫淫。交於頤。痛某之失世長也。元初與雪崖倒屣而前。四人相顧。都失其所欲言。已何非鳴至。既飯。詔白民索紙。為作一竿相貶。而元初之侍者。爭就几席。舍者煬者。俱

有求贈之色。某笑曰：漢川脩竹賤如蓬，於君何如？白民掀髯酬之，無貴賤老幼，各得所欲而去。

訪公亮

某與朱子將訪公亮東城之寓地，頗囂雜，更不宜暑，而公亮處之晏如。知公亮之進乎忍也，然其侍者形貌甚削，蓋不能以其所忍達之所不能忍矣。受之偵某在公亮，偕其猶子仲侯，暨許子洽、徐叔美相就望之如玉，有不衫不履之概者。仲侯也。公亮命酒，使諸文雜歌新令侑之。某方病眼，為盡三蕉葉而罷。涼風亦旋旋起，仍宿舟中。

分關

頃為高陽氏作分關，嗟賞累日。何有蕭山公成進士幾三十年，畝不及千，死又三十年。其家賢子弟更直辦事，不自與庭無間言。至繕部貴顯，孝廉鄉薦，久之始議均析。析又讓所美而就所下，欣然自喻通志。如其家今日之哉。或曰：夫如是，則關可無作。是不然。吾頃者故言之矣。其家兄弟叔侄，毫無背面具同。何煩口頰長此空言。然而事係分析，理合謹始，不爾故。恐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張氏之忍，徒釀乖離。故不如分荆荆枯，存荆荆茂。曉然知脩讓之道也。子廉每見其尊讓腴居，眷意色都快。高

陽氏方興。更在斯人矣。陽氣寤於大夏。故其成萬物也。有力。夫豈虛語。然就中更有一事。今仲所授產。李氏物也。李翁以重婚。故不欲取贏於蕭山。故當翁既歿。其子亞夫。稱自父命。折券完璧。斯亦古人之高誼矣。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無已夫。

有年之象

澍雨崇朝。幾尺有咫。而風不大烈。真有年之象也。七八月之間。旱。雅非田家所堪。然不知水潦風狂。將生蟲蠹。其害政與大旱等。五行占驗。要在中秋前三日。過此以往。即時時破塊無憂矣。天其福人。杞憂何補。政如在媿之婦。見花之童。常欲其順不害耳。

白氏子

白超宗。文有來脉。才情之家。故所絕少。其即子祥。妙有凌厲之姿。收以真穴。為甲為鱗。為雲為雨。復何疑哉。吾輩婆心正切。欲令其句字皆調於適。不至拔木發屋揚沙也。紀其一二。為將來之券云。

私試

戊寅某讀書大樹齋。始與闕允揚為文字交。而允揚方授經童子。晝日未遑。但卜其夜雞鳴而至。平旦而畢。要以一目為限。方初秋時。風燭淋漓。莎鷄鳴咽。更相憫。已相樂也。未匝月。而大母晉孺人感風疾。蓋中秋前之四日也。倉皇就舍。侍先君子迎醫檢方。未嘗解帶。重九後復修其事。顧視明月而樂之。彼一時。妄謂人生不得意。未有甚於此時者矣。今夕何夕。較視前念。更何如哉。

張時可

張時可揮金自喜。意有所愜。雖傾其囊勿恤。甫三十。選為同寺參軍。未久懶罷。亦游戲胡盧中矣。年來種秫釀酒。不樂城市。其鄉之人喜就黑頭郎飲。而齒乃大豁。今日詣某語其故。頗用自恐。某曰。剛强者死之徒。君何用焉。時可笑曰。公乃自喜舌存耶。命酒更酌。刺舡載月而去。甲寅八月十二日。

捉月

標指見月。畢竟屬明眼人。盲者無與也。吾每喜雙眼不拒三光。自先世長之歿。餘明殆盡。萬里孤懸之魄。不復了然於目矣。小婦忽有寒暑之患。夜中不免一起。彼熒熒在地者。絮耶。乃不知故人相視窗際也。以手捉之。啞然大笑。無眼人帶夢。猶復拾得。

這些

月

月明如畫。殆是女中丈夫之云也。故有丈夫所不能至。而女子至之者矣。何疑月乎。何也。日之光不韻。而月韻也。日之明了了。而月不可了了也。不可了了者。其韻何如。

貪

八月十五雲遮月。准備來年雨打燈。故有是占。然未必驗也。又况方暝而雲。既更而月乎。人生幾中秋。幾燈夕。奈何以片時之雲。失兩清夜。料為造物者所不忍矣。人年三十。如下弦月。然則六十而羸者。將猶載生魂耶。人言貪。吾見月始欲貪。

殺不辜

劉真長言。小人不可與作緣。雖然。更不可與作敵。作緣之禍。如引蔓草。如近婦人。作敵之禍。如犯猛獸。如服毒藥。諸君以嬉游之故。不自重。而與之敵。雖至於殺不辜。猶未知所稅駕也。

己殺

達師棒下多度人。而世有用其術於家庭父子之間者。吾見其對不見其度也。卓老

紙上多罵人。而世有借其口為意氣肝膽之用者。吾見其往不見其意氣肝膽也。大冶鑄金。金踴躍曰。吾且必為鏌鋇。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以為不祥之人。嗟乎。人耳。人耳。猶不祥。况肝膽意氣哉。而非具有乎。不祥之實。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雖然。其上人殺其下已殺。悲哉。悲哉。

甲寅秋分

昨秋以八日分。今以潮生日。較遲十日也。日者言。每分至多不利病人。昔嘗為先世長憂之。而此日獨不然。未辰冠幘儼然而至。侍予草堂。言笑之間。為加匕筋。吾爾時真覺日月清朗。神情開滌也。時移物故。我愴何如。加以暑毒未消。西風相苦。謀質農炊。未遑其夜。紙窗竹屋。新火悽惶。方欲掃此四壁。釵痕。修補窗隙。而楊長倩誇我湖上樓記。便覺境往心開。不知今夕何所。

秋老

錢仲侯報我山中桂發。始知秋老。吾窗前一片月。俱在屋外。庭中亦有木樨二株。幹不暇枝。葉如卷耳。向人愁縮。了無吐粟意。年來貧病相習。未嘗作厭離之想。入秋已還。伸脚偃卧。輒思異境。得之欣然。隣雞破夢。悒悒不樂。

是母是子

故侯王松筠先生之二子。偶來省祠。寓西林僧舍。有結髮者。持百錢跪以進。二子訝之。問故。其人曰。小人有母。荷侯之德。不果失身於強宗。後舉吾等二人。臨終誠吾等。汝曹料無能報侯。請儲辦香。告之大山長谷。侯之靈必在焉。且訴且泣。二子亦泣謝而遣之。其人必得請乃去。嗟乎。此母以不失身之故德侯。而結髮者不忍忘其所以。有此身以白母志。斯兩賢矣。若夫侯之德在民間。如此者可勝道哉。吾鄉十萬戶。五十年來。誰非休養生息於侯子之子。孫之孫。應若而人。使盡如是母是子。則亦非王侯父子之意矣。侯居官不肯以手捉錢。而五十年後能以百錢遺其二子。亦榮矣哉。

率爾

空翠莽庭。秋蛩四壁。容膝之座。頓爾虛閒。白日沉彩。雲情闇淡。忽憶香山舊房詩云。遠壁秋聲。蟲絡絲。入簷新影。月低眉。牀帷半故。簾旌斷。仍是初寒。欲夜時。暗步徐吟。黯然欲涕。而龔季弘適來相詣。張燈小坐。為設枯魚乾葢。數酌而罷。覺一飽之味無餘。率爾之歡易盡。

朱子魚

朱子魚文不盡才。功不及志。而疏宕通明。綽有千里之致。多情少至。亦不失快士氣色。倘有諧佞之物相遭。終益其過。決然捨去。下幃謝客。縱復頽躄自放。故可令人刮目。

智量

朱白民游黃山。取資於竹。用不盡。輒以飯僧周急。某持十指。乃不能給一身。與家人分控針緝緝之利。而索文者日盈其門。人之智量相越。馬可誣哉。

知命

黃葉無風自落。某之時。秋天不雨常陰。某之境。違境易時。不祥莫大焉。湯先生有言。公逾知命。知之而已矣。命之而已矣。僕年耳順。耳之而已矣。順之而已矣。

金葛

張子松言葛孟文已死。不覺慄然。孟文與予交。甫弱冠耳。其文滿而有力。僅可命中。已好為難澁之語。心甚不然之。既予病廢。亦不復見孟文作義矣。先是有金仲瞻者。其制舉業。略與孟文等。而入處過之。旋亦天歿。惜哉。仲瞻多情人也。凡文不滿者。不發氣索者。不壽。予於二君子失之。

掩骼

徐嶽生以冰清命來請作掩骼疏。其言曰。州故有漏澤園。而人諱其名。貧無葬者。多不欲往。乃至裂棺蕭寺。暴骨原野。烏鳶螻蟻之患。慘目傷心。夏五六月。穢薰天地。較諸釋氏荼毘之法。真清淨大海矣。可勝痛哉。語有之。骨肉復歸於土。儒者之道也。吾儕頂立天地。於時何補。請置高阜地。作義阡。掩之。然不敢專也。將白當道。子豈有意耶。嗟乎。此仁者之心也。仁者之言也。人生世上。何富何貧。即裂棺暴骨。總歸於盡。但以誘馬皆生之人。目擊其痛而不為之所。不尤甚於烏鳶螻蟻無知之嘖嘖乎。吾聞吳興有朱叔紀氏。精誠堅固。行之數年矣。合請具收埋錄觀焉。觀既乃焚香紀其數款於左。期以來月之朔。為諸君子疏之。嗟乎。某既貧且病。動不敢為福先。歡喜讚歎。倘亦無所礙於世乎。

一時節。凡埋屍隨時昇至。即埋為妙。至於大收合葬。必於十二月三時之暇。人肯効力。且腦中百無禁忌耳。

一報官。凡屍棺之經官驗者。俱封記南義塚。決不誤葬。然恐地方刁橫者出。須具呈道府。委之縣捕。責成各坊總甲。開報並令具結狀方可。

一屍骨。凡屍有四種。一者棺。二者骸。三者枯骨。四者煨燼餘骨。棺不堪昇。易以新棺。不則駕以堅板覆之以薪。仍以兩新具夾埋。無棺之骸。捲以草薦。亦以新棺夾埋之。骨雖零散。不可使錯。須市綿肆中舊蒲包。盛之一。柔軟無觸。二潔淨不朽。三價廉易得也。所慮土工貪多。常有一人之骨。析包為二。則當以頭顱為記。無頭顱者。須滿包量與之值可也。煨燼餘骨。已置瓶中。誤損者。斷不與值。總之身親為政。不容輕托人者也。

一埋法。凡埋屍者。尤當惜地。其法從地之儘北處。開一大溝。從東至西。盡地則止。其闊八九尺。其深三尺。然後以棺鱗次中藏。空處以包若瓶。實之。南去丈餘。復開一溝。即以新開之土。先掩初溝。至第二溝。亦埋訖。於兩溝之中。復開一溝。即以其土增掩兩溝。以漸而南。法皆例此。不傷本地。不惜客土。法無便於此者。

一酬工。土人開壟掩埋者。計一屍棺銀二分。一包銀五釐。一瓶銀一釐七毫。土工舡載殯殮。則一棺銀三分。一包銀一分五釐。一瓶銀七釐五毫。用力有難易。故也。

一施食。凡餓鬼無地不有。何況積屍之處。雨晞夜哭。見形門聲。掩畢之後。須齋

戒禮請僧就其地建立道場。為懺罪業。夜則嚴淨供具。多備斛食。延一大德登壇。庶使無主孤魂。不沉九地。有冤怨鬼。且昇三界。其功德豈可思議者哉。

己酉。以十二月二十二日動工。至正月二十二日止。計棺之埋者。為數八百七十七具。枯骨七百四十一包。焚餘九百六十一具。

庚戌。以季冬朔日動工。至二十三日止。計棺之埋者。為四百五十一具。枯骨四百二包。焚餘一千一百八十二瓶。

辛亥。數目半於庚戌。原錄云。不具論。

壬子。十二月初五日始事。二十八日訖工。計屍棺之埋者。四百八十有五。枯骨三百十九。焚餘九十。

偽君子

有詛寃者。頌其先之得意。而詛其子孫。觀者曰。此昨是而今非。信乎。不然也。此其先蓋不誠之極。詭說以塗目前。而徼倖於其人之終不較者也。其頌也。詛也。不詛其死而詛生。死復何詛焉。然則不鞭其後。而嫁禍子孫耶。夫世安有行其意為子孫計。而不嫁之禍者。故父兄偽君子。不若其父兄真小人。蓋真小人之惡。陽偽君子之惡。陰

且得長厚譽焉。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夢王季

年來多夢故人。覺而思之。輒潸然泣下。昨夢季亞夫。衣麻衣。危冠而殊製。談言疊疊。皆其平生好異之情。王孺和僕頭僕服。斂手相語。恂恂如昨。其言皆所未嘗。吾久無好懷。不知日月去人。昨與張甫孟揖。始聞桂花香。有餽乾豈者。而後知其落為箕也。暗苔漠漠。無所與語。煮秋葉數升啜之。踞壁便卧。不謂故人來思。共此歡劇。既覺得句云。夢神若許常相共。何不於今歸去來。

曹懋思

曹懋思好房中之術。不精其理。削木人為戲。能驚稚魯人。癸巳之疾。頗賴懋思作伴。好風涼夜。無不偕也。嘗戲為之。額曰。曹某眷方無真。戲法無假。懋思亦大笑。甲寅。懋思年七十四。顧予草堂。以手為予按熱如火。聚負予而運。左右換。不失其法。久之不喘。期以明秋再罷鷹揚。試乃辭弓馬。亦奇矣。豈房中術年來頗有得耶。凡懋思所為。游世者皆非所長也。其易學先天數。真可以買田築室而老焉。然而賣數之術。故未諳耳。其真實心可噴衾影。人皆信之。樂與之游。不須弼技而活。其壽而康。豈非天道。

哉。懋思嘗有僕應門。能以鑷佐懋思飲食。無所自顧。戊申春。予意甚惡。應門事予草堂數日。低回不忍去。予意其且病。甚憐之。不一月死。

李緇仲

李緇仲自歛。可稱編年。亦稱實錄。其百義可稱。几上之書。述而不作。李氏多才。嘗疑茂才。長蘅用其才不盡。如緇仲所謂。能盡其才者非耶。緇仲每脫稿。必政之長蘅。惟長蘅之去取。是信。可謂得師矣。晏子柔意。不欲緇仲之文數變。而茂初亦耳。予曰。吾家千里駒。風氣日上。而家長蘅信之。不知所裁。恐其決溢而遠於世也。嗟乎。此皆愛緇仲之甚。而過焉者也。緇仲之才。如川之方至。豈惟日變。抑且時化。而不見黃河之決乎。怒濤拍天。崩沙陷聚落。而後稍稍為奔流。為洪為渠。久之復為河也。諸君子毋憂緇仲。將自及然。予以為几上之書。其惟百義乎。其惟百義乎。緇仲自謂丙午義世人目之。平平無奇。此緇仲欺人語。由百義觀之。即緇仲亦自平之矣。

桂梅

桂吐一粟則香。一樹則醜。梅開一萼則清。而芬。一樹則更清。蓋桂近而梅遠。桂觸而梅開也。雖然。向寒而醜。非桂不能。凌寒發天地之秀者。梅乎。桂為味。梅為骨。桂為黃

金梅為玉

夢霍道南

某少與廣德王景南學。長某十年而近。師事周先生。雅相習。王嘗言其鄉夏官明買金藏書狀甚惡。又有霍道南者。亦游學於崑。嘗見之。李紹伯座交臂之歡。耳霍俊於王。年亦相埒。動止馳騁。多自喜之態。某視之。意其年長。非儕輩人也。庚午而後。不復聞問。而行卷中嘗一見霍道南名。姓覽之慨然。迄今四十餘年。不甚措念。而夢中見霍舉止如平生。意為先府君客。束裝將行。某禮送之甚謹。而時及其往時嬉戲之事。此不知何徵也。遇甲外人。忽忽不自老。夜聞安淳讀。自謂有孫且長。而寤寐之間。年少無異。某曾見外家薛宜人年九十。多見其子兵部公盛時事。望空自語。或云人衰必復見其故夢而見者。亦衰之自耶。

揚善

昔歐陽文忠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負之者。輒曰。是罪在我。非其過。夫然可謂真好士矣。某平生了無寸長。惟揚善一念。每過其實。往往為親知所呵。而臨事忽焉忘之。庶幾自附於孔子。具有所試之義。豈各改過哉。夫何人之難知也。受某揚者。居之

不疑見某揚人者。嘗某多譽。甚者望某之揚。已不至。而疑人之揚於某者。必有說。造誣騰謗。漸且以某為非人。清夜思之。求所謂在我之罪。不可得。然而使其人如此者。殆是某之罪耶。昔有相歐公者曰。耳白過面。朝野聞名。又曰。脣不拈齒。無事得謗。蘇學士每見公。恨不請其脣齒之說。嗟乎。某無歐公之耳。豈亦有其脣乎。書此為將來一戒。

鮑馬

鮑我生少負飛揚之才。稍有詎氣。頗為一時所物色。而浮沉黷校間。莫能自見。嘗與談藝多磊落之思。然而感慨係之矣。某於慧業無所窺。妄擁臯比。初得我生。既得天閑。便謂將來且未艾。而荏苒年華。驅馳南北。如兩人者。政復絕少。然則穎如元乎。沉如有之。秀如凌雲。豈可復得哉。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矣。天閑不釋於俗。謂功名可立就。某故抑之。而不以為懟。故知天閑畢竟可喜人也。

九月

小雨膏和。不及破塊。祀花承潤。半吐輒止。嚶嚶之蛩欲暗。棲畝之雲損綠。草煙近遠。迷離桂子。黃金銷落。九月授衣。愁看鬢絲如雪。重陽在望。誰家遍插茱萸。香山詩曰。

聞蟲切切夜綿綿。况是秋陰欲雨天。猶恐居人暫得睡。聲聲移近卧牀前。

包儀甫

包儀甫。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然人有稱其作義者。隨所擬議。笑而承之。無讓甚矣。儀甫之自知也。從來文章之脉。信在儀甫。馮先生曰。此事須結聖胎。而儀甫結也。吳無障曰。要須有春和之色。而儀甫春和也。韓止修醇腴多寶光。周玉繩匹之。加豔焉。其盛矣乎。然此數公者。皆得之。則人皆知之。儀甫獨否。故曰。世人知儀甫不盡。不如儀甫自知。

相

相家必有奇中。故能鳴於時。李鬼眼一見申文定。便與人決賭。此必壬戌鼎甲。後雖憂阻不二其說。卒以是年魁天下。陳新安為布衣。郁侯潮許為五品京朝官。新安竊笑之。時僉憲方四歲。適在庭中戲。郁愕曰。公所以貴者。殆是此郎耶。後用子貴。封如兵部郎官。周參政澱山方詣府。郁曰。此必本兵。擁而觀之。聞與太守語。訝曰。惜哉。兩司耳。此三事。某少所嘗聞。庚午。猶及見李於閩關。府君令子揖。李却立久之。徐曰。耳白過面。名滿州縣。然吾老不及見此郎成名矣。因指其地角。謂先府君曰。還憶某十

五年前語耶。吾於法當餓死。今嗑矣。先府君好相人。多稱郁某云何。李某云何。然而府君之物色人。多不減李郁。一時如楊夢洲。俞海山之徒。皆不及也。戊辰。馬參政卜居某里。府君笑謂座客曰。甲子之歲。方載道歌鹿鳴而還。鐘鼓懸吾右脇。此即當作黑頭公。右脇鼓動矣。馬果以庚午解省。其後園居未五十也。陳僉憲既貴。問吾官何等。府君曰。子必師貳。然不免貧。其後視學三楚。服御甚都。庾廩相望。而府君私於某曰。此老如斯馬。已法宜貧而驟富。且有德色。馬雖然。官則不至。獨安所免貧乎。試楚返。竟謝政。多聲伎之樂。而常有塵釜之憂。李中丞為諸生長起詣府君。必卜其夜。或問何語之多。府君曰。其人政可與語。即毋少其貧耶。秩二品。貲十萬。其刺事耳。且必有相繼為元魁者。其眼鳳眼。其脣塗丹。其指筭而玉。其神藏而厚。故知之。府君奇中人。未可悉數。然而非獨法也。蓋多參之人事。而觀其文焉。戊子。始識顧元昭。去府君之大病不十日矣。問某此何郎。予以元昭對。府君頓足曰。咄哉龍巖。今年又中一郎耶。乃元昭以貧就廣文選。似未償府君之相。不知竟若何。

前輩

弇州翁見人售古玩。惟恐其不真。不能長價。王世周觀戲法。恐人言其非信。多斂容。

焚香而後觀之。此皆前輩至誠惻怛。非獨好事者之性也。人有晚矣翁之藏者。曰奇而贖。翁笑曰。人慕矣翁而來。安有矣翁也。而不聽真贖之數。矣翁豈不知之。其人愧謝而退。

小橫山

吳中土木之工。半居南宮鄉。其人便巧而少冒破。其地有小橫山。袁中郎嘗以勘災一至。小有紀錄而不能知其桃花之盛。不減蟠螭去橫山不五里。又有法華山。每歲梨花盛開。一帶浮綠中。燦如積雪。此亦吳中佳麗之區也。里有善民者。曰徐東疇。年九十餘。能馳馬截眾。望百考終。今其子守耕。亦年九十。里稱善人。如其父。神明步履不異。盛壯人。每獨行山中。遇其鄉之工於四方者。輒問山川土俗。與其所創堂宇塔廟。有會意則欣然而喜。或其人所得值稍贏。更大喜。小橫山綿亘二十里。多稱徐氏。徐氏云。今日偶見工者王某。問守耕。知之特詳。則其祖若父世相往來者也。王某父鶴。與其兄鳳。皆忠實人。能竟其業。訊之皆老壽考終矣。

史

錢御史纂兩晉南北史。其家太史公為之序。大要言世界棋局也。史者棋之譜也。史

漢為正局。故可究。房玄齡諸臣之晉書。李延壽之南北史。為變局。故不可究。御史好其變者。而盛年謝事。不無局外旁觀之感。故有是纂云。以某觀之。人心之變。不可究詰。而史家之言。實關文運。某自少見老儒先生。好讀司馬子長書。惟恐不及取材。模畫。乃至剽竊文詞。往往而是。其後句櫛字比。忽出於班氏之書。然而不能盡讀者多矣。再變而子。又變而佛。牛鬼蛇神。爭出為政。於是目班馬為芻狗。詆書史為無奇。譬之雲擾之代。莫適為主。久之而清言遞起。無論房氏正史。不入魚腹。即世說語林。半供殺鬼。又久之而漸綺也。則李延壽南北之作。稱豔史矣。某少讀馬班之文。心好其說。於他史多無所窺。晚見南史而悅之。自笑不免為風波之民。今觀御史是編。竊歎人心之變。不可究詰。如是。李雲杜自言。欲合南北史為一。縮朒未敢任。第作小識。不知何時得請觀之。

諸史皆一統一代。兩漢與晉唐宋元是已。雖其末分崩離析。而一統虛號猶存。三國分矣。然漢獻帝延康元年。明年即昭烈章武元年。後主四十一年國亡。間一年。即晉武三分天下有其二。又十七年吳亡。吳故非正統也。漢亡之後。統不得不歸之魏。陳壽之志三國也。以尊晉故耳。宋之繼晉。與齊梁陳之相繼。統宜屬南。而南

北史中分之。李延壽世北臣也。故不以統與南。今一書兩史合。而又先南後北。宋齊梁陳與晉相次。此所以明大統也。李維楨欵

始為晉書者。蕭子雲。虞預。謝靈運。王隱。臧榮緒。朱鳳。徐廣。于寶。鄧粲。檀道鸞。王昭。曹嘉之。劉謙之。張敬。傅暢。何法盛。習鑿齒。孫盛。荀綽之流。凡二十餘家。而唐文皇詔玄齡與許敬宗褚遂良之屬。共刪緝之大旨。以臧榮緒書為本。而益附諸家傳記。爰及晉代文集。靡不博采兼收。乃宣武二紀。陸機王羲之二傳。又帝自稱制以成文焉。是時玄齡為司空。雖裁定多出其手。而兼集眾人之長。要亦無難作者。至若南北史。則延壽追終先志。而獨成中間。即不能無雜采。然提綱列緯。命藻吐詞。井井有條。既精且潔。以一人之手籍。而成一代之言。此未易治矣。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言往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人詆北為索虜。北地指南為島夷。故其史往往訾美失傳。略於他方而詳於本國。思所以改正。未成而歿。於是延壽追終之。以彼其書。彬彬乎雁行陳氏。而紹明前人之功。豈遂出子長下乎。錢受

之敘

周子居將詣白超宗請觀詩社。超宗詩學淵源於唐中丞。而海虞諸人皆自託文懿嫡派。國朝葩經之業宜萃於此矣。其嘗以沈雨若作義眎王又新。又新大喜。亟索其書義觀之。又新莫善也。又新雅以詩自負。屈指當家。不及白義。某問之曰。白義不減易之有太僕。又新言如是。將不令島賀齊稱李杜耶。

在貧

在貧之日長。老去之年促。吾每不堪其憂。未信不改其樂。

讀書

先府君教某文選熟秀才足。故嘗熟讀文選。至於今盡卷可憶。又手錄唐文粹八大家集。讀之皆可成誦。至於司馬子長班孟堅蘇子瞻之書。則如饑渴之於飲食。其他泛覽而已。或謂某多讀內典。正不知某於此道。如學佛沙彌。俱從耳入。乙未之歲。館婁門郭氏空花日增。忽念從今以往。吾眼中恐不得見如是經典。亟就圓明庵老僧借得華嚴善本。誦玩各一遍。又僧慈濟持示馮先生倡刻楞嚴圓覺維摩經。亦各誦玩數遍。予無目見者。如大慧中峰語錄。或其他律論。皆授之學人兒。桐居多。晚好聽香山集。則半出於石倩之口。不暇數過矣。然猶不能盡舉其詞。人言讀書豈晚歲事。

耶。

文

黃貞父白門九義。羅玄甫一言蔽之曰。竟不曾做。然斯難言之矣。昔有禪客欲指示人。門版牆壁。到處書一心字。一人曰。我則不然。門上還他門字。又一人曰。我則不然。門上不必還他門字。恰是見得。然必有心字。斯有門字。有門字。斯有不還門字。此未易徑造也。某讀貞父靈鷲山房刻。便有不還門字之意。至於今。乃得竟不曾做。豈易而談耶。孫子盩。初讀貞父義。疑是成弘間物。貞父之為成弘。何必子盩後知之。然謂文必成弘。必嘉隆。此言非也。某嘗見嘉隆初學人士。猶庶幾推魯。無妬心。浮氣。則嘉隆盛矣。而子盩輩。何必減嘉隆。每讀成弘間文字。古渾簡練。成弘盛矣。如貞父輩。又何必減成弘哉。故夫人之不成弘。不嘉隆。則必有為成弘嘉隆者。夫文亦若此矣。其不然者。聽其自趨自至。而斐然成章焉可也。

代殺

宋王欽若。請以杭州西湖為放生池。功德無量。而蘇子瞻。黃魯直。諄諄戒殺。尤極懇至。子瞻食蘆芥詩云。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讀之自令人心動。五雲開

山主戒人妄殺。多引孔重釣弋。孟遠庖廚。而馮開之屠緯真諸先輩。又借西教以警發人心。其間因放而起捕心。因戒而開賣殺之路者。故亦有之。然而所全者。不為不多矣。友人黃經父。將還京。見豚飲食代殺論。某讀之。而心怦怦動也。經父通明儒術。現身宰官。乃能搜取草木之寔。詮其清芬。揚其淳潔。而動引古之騷人達士。詩章語言。以示必可用而有味。其心良苦矣。有富者子藏白粳。而患其粃之無用也。為說粃入腑臟。不煩兩脾運化。粃為立盡。周公馳笑曰。此巧為方便。以賣粃者。然而粃之易化。誠有此理。富者之言。豈欺我哉。世人但不能善草木之用。見為相苦。有經父之論在。不知何苦食雞豚。人人言之矣。經父以書抵予。謂服官之始。如初入暗地。但持代殺心。夜光明月。甯耀於此耶。

僕姬

戊申張智死。僕無違事先王父者。今年金姬死。媵無事先王母夫人者。傷哉金姬。夫曰金愛。蒼面蓬首。有兼人之形。性嗜酒。雅不失事。然嘗為里甲。賦于民。多結繩而辨。亦不廢醉。後貧死。姬無恒德。又不能其婦。某心憐之。嘗召姬使就某飲食。久之。輒請去。蓋其分定。人莫移之如此。晚歲重聽。而暫於視。某所出入。必停紡注視。伺某過限。

而後紡如故。某嘗舉以詔後來給事者。終莫如嫗。爰其死矣。傷哉。

雷震

沙村有婦姑相得。而其子不孝者。父死。母再醮。而婦姑之愛不絕也。歲時伏臘。相貽甚歡。其子恨恨。只如昨。今年七月十三日。婦薦蘋藻。使其夫邀醮。母飲食。既抵中途。乃墮其母水中。蘆葦叢之。莫覺也。扶服歸。佯恚其妻曰。吾固知其少顏色。當不來。何邀之為。妻莫疑之。十七日。雷雨大作。其人懼甚。語其妻。必伏我盪下。妻不聽。乃柔身而夷。覆其盪。自蓋。久之。雨霽。妻往出之。則不知所在矣。於是里人共其妻踪跡之。至蘆葦間。其人跪醮母前。而口就母乳。若吮者。震死矣。天眼如電。彼且謂覆其盪。遂可自蓋乎哉。顧章甫曰。此聞之非幻云。非幻者。西林僧。是日作佛事沙村。詳知之。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

明 吳郡張大復著

筆談

張元玉文

松陵張元玉稱某文或堪酸鼻或堪絕倒此自昔傳神之手有之吾文豈能如元玉言已觀元玉寄示六義如蔡少霞入異境人俗潔清卉物鮮茂又如武陵年少裘馬翩翩要自有揮金不顧之槩如元玉文政堪絕倒耳

顏仲先

石門顏仲先以書抵予得盡觀其所為玉樹山房刻及甲寅十義蓋苦心此道而漸近自然者周安期嘗言石門三顏當不虛耳仲先云自幻聞人說某姓名疑為嵇阮陶謝之流聲施千古太過又云已讀某文疑為得志于時者之所為夫得志於時者則安肯為某所為哉要不願仲先有如此癖好也未云昔人言太虛為廬日月為燭吾與諸君日相往來甚善蓋某所欽四方兄弟相聞而不相見者多矣嘗語人吾面如須菩提僅存枯骨耳見所見何如聞所聞耶仲先聞之應為撫掌

桐夢

桐夢世長誠家人況掃。意若有待者。已而樊季常至。已王又新先生至。遂具樂沸然。而醒時已得黃州信矣。桐告子。莫果有東方客來耶。未轉盼而童子持兩函至。則又新與湯先生之書若序也。先生之序。吾七世之神血在焉。安得無夢。世長正性在天。意亦喜其得先生之作歟。客歲寄書臨川。世長猶堪與元孚飲。但不能終席耳。幽明之感。日惻我懷。故未能少狀其厓畧。遂請不朽于先生。則予不免滋懼也夫。

卜者

卜者言。某自今至來月之五。應有非意相干。法宜居外。政不知老人宜居外。為耳邊嘈雜故。貧人宜居內。為資斧無懷故。請齋心而盟于佛。一切作非意觀。則許之乎。雖然。世間之人。世間之事。知為非意也者。謝之。知為非非意也者。了之。可也。雖然。難言矣。為是了心耶。心則不須了。為了事耶。事則何可了。

文

蘇子瞻燈下顧。自見其影。使叔黨就壁摸之。不施眉目。觀者皆失笑。知其為子瞻也。此叔黨之妙也。以燈取影而神出焉。使他人為之。未有能肖者也。文章之業。自王房

仲黃貞父。妙為簡遠之作。蕭疎自喜。未嘗有法。不可謂之無法矣。而世之小生。輒欲以一兩筆。傳聖賢之心髓。曰吾得其意止耳。譬之俗工。不施眉目。求肖子瞻者耶。

述夢

王世周獎拔後。雋咳口閉。意思都入裏許。聞予述夢意。二葉相繼解省。手足矜蹈。眉睫多有欣躍之色。推無世味人。乃爾心動。殆是期二難急了本色。放開千秋手段也。世周已死。明年解省時。那得如此人從旁跳躍耶。

朱王

朱靖之往年。文務肥滿。整瞻有餘。靈利不足。秋初見投三義。讀之不知其為靖之也。故知凝靜之力。但須行滿。自然脫化。王平仲操必得之技。而快意之邊。某亦疑之。謂天不可與期。讀至予欲無言篇。疾徐再過。卧又思之。此當定是平仲作主。

三秋

三秋風物。某所欣賞。自世長棄去。但知秋景堪悲。小步閒吟。意都不忍。七夕淹留。練水殘暑。薰人中秋。還自虞山。闌門謝月。重九雅無風雨。但有催租暗蛩。切切寒漏。綿綿。豈徒好景虛閒。抑且連牀病卧。孟浪之性。無餘如絲之髻。盡禿點檢秋事。種種難堪。

然而三月之間所接靳黃齊魯江右虎林攜李石門之間不下數十家所見新故交知奇麗之觀不下十餘輩而臨川一序可並日月較是所得浮其所苦某何患焉

日記

駕部王淑士問某閒居何所自遣某以日記對駕部曰政疑世間文字都不必作只此自真性所流便是世間真文字孫子齋好閱草堂筆談意亦爾乃不知某之真性自朝抵暮半為米鹽所驅杳不覺落在何許上牀計過後乃課程限隨意投寫一二則儘有草草匆匆處無不欣然箇裏幾希全靠這些捉得

天池茶

夏初天池茶都不能三四碗寒夜潑之覺有新興豈厭常之習某所不免耶將吟之不足覺池之有餘乎或笑某子有芥癖當不然癖者豈有二嗜歟某曰如君言則曾西以羊棗作膾屈到取芟而飲之也孤山處士妻梅子鶴可謂嗜矣道經武陵溪酌桃花水一笑何傷乎

從門入

顧升伯看俗下文字則其機愈出其相愈奇爾時覺張伯英公孫八娘諸人猶是從門入

李紹伯

李紹伯所藏帶下小兒諸方。無不奇驗。蓋修製之法。必與方合。故驗奇也。家貧不能多蓄成藥。而性好施與。不肯取直。某謂紹伯兄有濟貧之具。而不務廣其活人之心。嘗戲目之為忍。冀有激發。紹伯弗為動也。孝伯有女曰止者。疳發于目。啼不可止。以眇紹伯。伯取十餅投之。未半而瘥。又孝若之乳母棄其子。乳他姓子。其子骨立矣。又不任見日。紹伯曰。渴乳傷食。亟治之。必服羊肝散一具。活矣。某謂紹伯。某即不知醫。是兒子望聞二法。俱無生理。紹伯曰。固也。吾藥能生胸突腹凹頂骨開者。此症未見。何得弗活乎。

張媪

張媪者。小婦之母。為人修潔好揚善。而掩其所不及。齋素四十一年。持念甚虔。作務不懈。年七十又七而終。媪嘗病。必有人以果啖之。輒愈。頃病弗肯啖。其人甚喜。辭去。後病甚。亦稍稍悔之。已又自知其悔非正念也。曰。豈吾耗耶。何為至此。媪聞佛法吉祥而逝。心好之。誠其子必吉祥。逝我既絕。頂與踵俱作吉祥狀。而力弱不任者。斯亦持念之致効矣。小婦病久。不堪視。某為代稱佛號。送之。自子達卵。都不得一言。端

然卧化。昨歲見世長。一心不亂。雖復摧裂時。若無所恨。今年又送張媪。亦如此。自顧瞿然。甲寅十月四日。

欽愚公

歲乙巳冬十一月十六日夜。某與白民孟長。深爐煖坐。愚公偕諸君子。忽來草堂。傾壘大醉。月落乃罷。後七日。復會草堂。諸君子畢至。丙午五月十三日。愚公為文祭先夫人。多肉骨兄弟之念。是歲十月十三日。往謝愚公止予。不果留。丁未重九。愚公訪某海虞嚴叔向館。後三日。同飲瞿元初第。是夜某歸鹿城。別于虞南門水次。戊申再晤愚公于郡。是為正月二十七日。其歲二月二十六日。飲愚公草堂。同座者十三人。己酉上元之次。愚公率其仲典來訪。某命桐侍飲。時月色如畫。金鼓喧闐。相攜出西關。乃別。庚戌九月。愚公葬其尊竹塢之西。某後期往弔。月望後會郡中。又一月初十。愚公率其長孀來謝。小飲別去。辛亥十月十日。愚公過草堂。十一月晦。再至。十二月朔。又至。遂往婁東。其明日又至。留飲。座客十四人。壬子臘月二十一日。訪愚公不值。癸丑八月朔。飲愚公第。甲寅三月二十三日。某過閩關。意愚公已往茗溪。未相造。孟長促予往訪之。神情不懌。倉皇別去。八月五日。再過愚公。久之乃出。某聞聲而訝之。

曰病乎。愚公曰。政苦咯血。某心大恐。然豈謂堂中數語遂成永隔耶。痛乎痛乎。某忽焉聞訃。心怦怦不可止。偶檢舊曆所識。與愚公飲酒談笑。十年間大率止此。乙巳而上。雖不可殫然其來也。或在孟夙。或在某所。某之往也。或在慶生。或在元邁。或在孟長。或在愚公許。更不下數十會。要似甲午至乙巳。情致淋漓。無不酣暢。丙午而後。時有默默不自得處。至癸丑臘月一書。頗若孤憤。甲寅兩面。意殆不能吐痛乎愚公。孰知其先我朝露也耶。愚公文章如虹。肝膽如雪。故是我輩緩急有用人。可人韻人。而今止此耶。家貧母老子未成立。不知屬纊時若何。痛乎痛乎。

想因

蘇子卿吞蠶鬚。踏背出血。猶不免為胡婦生子。子瞻曰。此事不易消除。誠然。某年來于此事。但作不淨觀。亦無不消除之理。而寢寐之間。時關因想。年少情形。恍恍如昨。思之雅不得其故。昔樂天晚居草堂。所與游者。無非燒丹道士。坐禪老衲。而夢中游思。屢形篇什。其詩曰。應被旁人怪惆悵。少年離別老相逢。又曰。十五年來明月夜。何曾一夜不孤眠。又曰。平生意念消磨盡。昨夜緣何入夢來。又曰。還有少年春氣味。時時暫到睡中來。如此之作。往往而在此。又何也。蓋嘗思之夜之有夢。猶如五更風。

雨誰不起念。風止雨息。而感念之懷。當不知其所如矣。樂天有筆如掾。隨手寫出。覆為一笑。而某不能喻之于懷。故當脈脈久之。入識田中。已成故物。含藏傳送。不亦宜乎。

孫道人

孫道人一去五年。而羶羯腥穢之狀。淋漓如故。神亦不減。此無賴中有色力人也。道人頗曉房中之術。能動諸年少。諸年少追逐之。所得錢輒付酒家壚。而一時游食之輩。爭願出道人門下。道人亦盛服揚揚。從者常數十人。或一夫賣之。倒囊提篋而去。輒蓬首徒跣。都不得衣履。澈澈行市中。人或怪之。道人曰。方情如此。吾處之素矣。意都不恨。道人能牽羊於柱。出魚于脇。走掌大石可石許。而飛砂如霧。迷離一室。孫于喬錢山民之屬。競效之。故不如其巧便也。今年七十四。老矣。

缺陷

明月驅人步不可止。因訪龔季弘。不相值。且歸。遇之途。小憇月橋。水月下上。風瑟瑟。行之作平遠。細皴。翻連可念。二物適相遭。故未許相無也。人言尋常一樣窗。前月。此三家村語。不知月之趣者。月無水。竹無風。酒無客。山無僧。畢竟缺陷。

陳鄂州

陳鄂州一為仕宦所羈。日往來台宕間。不知山水何若。且言晨必帶星。宵必見燭。誠知如此。何不于秀才時打徹此道。必不為榆枋之飛矣。其言良是。乃不知榆枋九萬。總是帶星見燭人。如曹孟德橫槩賦詩。白樂天蘇子瞻官事湖中了。夫非盡人之子歟。某嘗讀陶周望台宕紀。意未肯信。且將問之鄂州。今未可也。

顧元昭

友輩中真率簡澹。無如顧元昭。某與之交三十年。不相見者。時或一二載。然追論平生親故。必思元昭之多慧而言有味也。元昭于此道。真如千里之足。可不須鞭影。竟不免以好弄損業。且取貧焉。勉就廣文選。得汀之連城冷矣。又以長科員缺。不即佩符。旅食長安者。幾一年。而不返。旁皇未有行色。天之困人。毋乃甚耶。元昭與其嫂朱夫人。可稱梁孟。但與同出。不與同歸。此其形影之相弔。又何如哉。其謂天與元昭之慧。與其為人。而故厄之。必自有說。然恐簡澹之性于世味。終泊然無所起也。汀守故冰霜。傲吏雅憐才。必能復發其念乎。

吾老

吾老于日月之下。數年來未見日之新麗。月之冷徹。經一旬不變。如八日至今夕者。吾朝而望日。萬里一碧。青錦幕都作寶淨色。令人欲拜。昔人云。就之如日。正不知其有味若此。夕而望月。如積水空明。可數毫髮。一片玉壺冰。殆疑融盡。吾軒能來月。啟板扉。輒低眉向人。爾時不覺身之在庭除矣。年來傷逝。不復看月。儘有閉戶不窺時。故人誼重。忽復相逢。其情彌戀矣。今夜登城頭。西南角望馬鞍浮圖佛。久隱見呼龔。李弘小憇鹿城步。仄徑看一線天。作跨驢想。正擬議時。有騎馬者過之。鈴鏑鏘然。笑語李弘。此謂想因。相與大笑。憇小橋。望屈氏墓。雙松秀出天際。如三丈夫。徘徊月下。便欲乘風歸去。昔屈可菴先生。授墨竹于夏太常。不能獨步。竟以寫松名天下。今夕何夕。彼謾謾者。畫耶。其下澗而不泉。惜無淙淙聲。相答響。

孤鴻

縹緲孤鴻影。來窻際。開戶從之。明月入懷。花枝凌亂。朗吟楓落吳江之句。令人悽絕。不可已。

李卓老行年七十五。筆墨常潤。硯時時濕。雖自笑何為爾。誠為卓老。亦何得不爾耶。蘇長公在學士院。一日但書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百十紙將退衙。盡給諸輿皂。

此意欲何為哉。但是不可已耳。

也可人

先府君在聞雁齋。嘗吟日滿南窗也可人之句。憶有刻本粘于壁。故不知何人語。自今思之。始見其佳。某性愛日。早衰不可風。循吾窗而坐。覺髮膚脈髓充然。若薰几上寒花小卉。亦欣欣有向榮意。故嘗欲乞書子柔。以也可人顏之。

辛稼軒

昔時見閣本辛稼軒集。用真行篆隸禠書之。鐫刻道潤。類名手新落墨者。或云稼軒自為之。凡二本。而詩餘得半。中有寄調賀新郎。詠水仙花二闋。予愛其婉麗。吟咏累日。今十有七年矣。夜檢合璧事類。再吟數過。併錄于此。

雲臥衣裳冷。看瀟然風前月下。水邊幽影。羅襪塵生凌波步。湯沐烟波萬頃。愛一點嬌紅成暈。不記相逢曾解佩。甚多情。為我香成陣。待和淚。搵殘粉。靈均千古懷沙恨。恨當時。恁恁忘把此花題品。烟雨淒迷。傷憊損。翠被遙遙。誰整。謾寫入。瑤琴幽憤。弦斷招魂無人賦。但金杯的礫。銀臺潤。愁滯酒。又還醒。

貧人不樂

海峽言格
言也亦由
中常用之
的礫鮮明
祝

看來貧人不樂。只是不能行其念。如乍見孺子入井之類。開眼見得。側耳聽得。畢竟無能下手。付之無可奈何也。何得樂。人不得樂。則必感慨於所處之地。縱不怨天。亦須自怨。故曰貧而無怨難。貧人不能行其念。而自謂于心無怨者。吾見亦罕矣。聖人念頭緊。當下行得一尺。決不更留一寸。所以樂。所以無怨。又何疑哉。年來空囊羞澁。常無半錢。及至利害切身處。亦常有百千萬錢之用。如是則亦可以盡行其念。而有不然者。得毋念頭不緊之故歟。曹孟德言。二十五六時為頓丘令。至今思之。所為都無悔于心。此與聖賢念頭何遠。吾欲拯一離母之子。起念二十日而不遂。雖曰貧故。究竟未有切身之念也。今亡矣。悔何及乎。

夢顧靖父

夜夢顧靖父先生。丰神秀楚。情更真至。欣奇文而共賞。挾簫史以彌連。宛然當年掀髯婆娑之致。而某寔無想于畫。無因于先。忽然遇之。不自覺其灑然。若有得也。五更殘月。冷枕空牀。意念悽悴。莫能自遣。某年來獨處。眠時輒思異夢。庶幾意有所適。故人相聚。雖復傷神。譬之筵席必散。猶愈于已。

沈李

今日固謝朱子魚之約。不可。遂往觴咏之際。言無零襍。沈衛安吹長簾。作水調歌頭。李季鷹和之。其聲冷冷然。若鸞鶴穿雲。而瘦蛟舞幽壑也。某謂衛安君等。但及時為之。過是即欲流連日月。為所欲為。而恍然不怡。不能自言所苦矣。某鷄骨作楚。僅僅支牀。復與君等開口而笑。亦大希有事。暗思之。不共此席者一年矣。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既別。為檢香山老病詩。一再歌之。其詞曰。晝聽笙歌夜醉眠。若非月下即花前。今年老病須知分。不負春來一十年。

孫氏學

程式以下無文。壬午以後無程。漢以後無書。此孫先生家學也。子魯既貴。猶復不看試錄。蓋奉其尊之教如此。先生樓居。子魯與弟讀書樓下。既成誦。必登樓為先生誦之。不錯一字。乃止。子魯之仲弟曰寶碩。湛思結志。與子魯同。子魯十九舉于鄉。兩試不第。寶碩疑之。遂繙閱時義殆盡。然其文皆獨造。子魯曰。吾故不閱一義。亦售。寶碩改步。亦不售。然而寶碩之淹貫。即子魯自謂弗及之矣。湯睡菴曰。迎世之心急。而獨行之思寡。不其然乎。吾每觀載籍所記獨行之士。何止文苑終不奄沒。急急者何為耶。雖然。必以不窺時執為獨行。斯則孫氏之學。非通行之路也。

張家郎

張季修之郎紀甫。十六耳。筆下滔滔便有屈注天潢之想。上流人也。某老矣。見此不甚驚怖。顧欲以安瀾語之。飛湍怒浪。何如海晏河清。可濯可濯而不可使溺也。

鄒公履

歲餘不與鄒公履聞問。而氣類彌親。如公履政可不聞問也。兒子出其義一編。當是壬子春作。意欲力揉飛揚之性。軌于塗轍。楮墨翁翁欲動。真異才也。兩歲之別。當復融香山詩有酒薰羅綺煖五字。試問公履是俗是秀。世人應不解。惟公履解得。

兩愿非逼

姚孟長言。且不須為愚公計身後。但今次公典日親吾黨。不便作落落故人子弟相看。愚公庶幾不死。某嘗信友輩中惟孟長多力。政為此等處看得見。然一時未有承當者。何故。諺云。兩愿非逼。難言哉。難言哉。

李樊

文起傳張嘉玉先生。具載忤逆瑾始末。因及李漸卿事。漸卿好任俠。有骨。自其少。多買異書讀之。晝夜無間。甫歌鹿鳴。世眼以貴壻註。誤物議。謂是目不識丁者。後登第。

為上饒與鑛使抗削籍。世人始信之。脫不然。吳城一男子。幾為婦翁沒矣。某于陳僉憲喪次。一見新卿。訝然曰。乃今日識面耶。聽其言侃侃如也。後有封禁錄傳於世。宏詞直氣。馬可誣哉。昔樊玄之先生為商城。有中貴人以開採至。先生鳴騶列仗往謁之。令輿人上堂。中使氣懾。執先生手曰。好手。先生笑曰。此手幸不捉錢。中使默不應。卒備賓主禮而去。當是時。先生豈微倖于彼黃頭者。不至如逆瑾哉。文起所謂大者死。小者斥。胸中故已預辦之矣。

顧僧孺

年來家居。未有與僧孺一月別者。今歲忽忽多有之。頃就日庭中為設菜羹乾飯。意各欣然。僧孺約某稍和。且過顧伯宗郊居。致有野適。某謂野適固佳。不如屋簷深穩。下日色可人。隨晷生活。念不到向夜僕僕歸也。

飛霜

露結為霜。而霜花擁簇處。綾片無異。有毫穎可摘。昔人云飛霜當不虛耳。

兎孫

母舅家侍兒曰兎孫。父來慶。謹事外王父三十餘年。卒而兎孫代。顰笑舉止皆不類。

俗下人。事主更艱苦。有俗下人所必不能堪者。母舅流離轉徙。幾二十年。而免孫周旋其間無害。又多自食其力。又嘗以其餘奉主人。或問之。歡如也。雅無戚容。而衣履亦楚楚不鶉結。異人也。戊申疫死。

醉語

李卓老妙稱飲食之交。故是不免傲人。然而非也。飲食所以養生。惟精惟潔。雖鑿不害。所苦在徵逐耳。病瘍以來。頗思肉味。而朱子魚適呼飲。欣然納履從之。踏月而返。吾無陶公叩門之拙。而有香山醉勝之心。

香山詩。時到讐家非愛酒。醉時心勝醒時心。

發念

小憇迎仙橋。望雙松而返。迤邐間。有嫗哭其夫甚哀。若初喪不能殮者。悽惻久之。念齋中無隔日儲。御寒之外。都不得質一錢。可償匠家。付之無可柰何而已。從此發念。雖好風涼夜。不復行遊。庶幾不生耳目之感。無益徒傷神也。學道人儘有隨念往生者。果然。某念甚堅。亦無所戀。今之世也。

夢世長

隔簾聞世長聲。某嗚咽不可止。漸近。連稱謝。謝者再。遂去。亟追之不得。大慟。乃覺六親夢裡相逢。亦何知昨夢今夢也。昔孝仲死既祥。一見夢十五松下。深巷曲舍。細語悲情。顧視蠶箔上。繭纒纒如貫珠。都作黃金色。至今思之。猶疑非夢。某之夢世長數矣。亦無有如今日五更時者。稱謝。豈三日前曾為世長作紀畧耶。再取讀之。冀季弘曰。世長在焉。呼之或出。

沈汀州

甲辰除夕。某與兒輩晚食。且訖。而汀州公至。甚倉皇。問所從來。公曰。歲晏蠶息。知必騷繹。尋暇故來相視耳。某笑曰。過去勿思。公曰。思之。更是一適。辛亥。公恤山東。便道過草堂。執某手喜曰。人言君瘦之甚。今見已安。其如一家瘦何。某曰。吾分也。豈至于今而猶思之。公笑曰。吾兩人脫驟富不祥。莫大焉。昔與汀州快語極多。此二事嘗識于心。今日寄書連城。更及之。

先賢遺像

新安王民暉。為某寫先賢遺像一冊。事在萬曆癸巳甲午間。積以歲月。頗煩搜討。而民暉之筆。又多得之清風朗日。人跡罕到之時。往往神來。具諸生韻。得五十餘幅。雖

隱顯殊途。各就所立。而吾鄉之操行文章。大畧可覩矣。故嘗裝潢成冊。瞻拜以時。間與後來之秀。焚香展玩。追述前美。蓋草堂中勝事也。亡何竟失所在。但使得者知重。不供酒家之覆。壁上之觀。某亦何悔。當民暉染素時。嘗覓王理之像于夏氏。夏氏子云。昔吾先君龍衢公。夢葉文莊。顧文康諸大老。與理之同堂列坐。心異之。故嘗識之于曆。此豈今日之徵耶。取示宛然。共相嗟異。甚愧慢藏。流落他手。當必有傳寶之者。先賢在天之靈。肯容凡夫褻視也哉。偶與季弘談。追錄畫像姓氏。以俟豐城兩龍。庶幾合焉。

宋司馬溫國文正公

光

君實

歐陽文忠公

修

永叔

蘇文忠公

軾

子瞻

雍國虞忠肅公

允文

彬甫

殿中侍御史龔先生

猗

遇仙

明兗州知州盧先生

熊

公武

侍御史王先生

遜

謙伯

叅政林先生

鐘

仲鏞

中書舍人朱先生

吉

季寧

建文忠臣龔安節先生

詡

大章

兵部侍郎虞先生

祥

仲禎

中書舍人夏先生

昂

孟陽

太常卿夏先生

景

仲昭

侍御史王先生

復

從道

山東左布政龔清惠公

理

彥文

提學副使張先生

和

節之

進士鄭先生

文康

時久

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

盛

與中

刑部主事孫先生

瓊

蘊章

侍御史夏先生

璣

德乾

禮部主事貞孝吳先生

凱

相虞

贈大學士顧先生

恂

惟誠

四川叅議虞先生

臣

元凱

德興訓導周先生

瑞

應祥

上杭知縣高先生

以政

養民

山人王先生

綸

理之

山人周先生

恭

寅之

侍御史朱先生

柢

良用

雲南布政使王先生

秩

循伯

侍御史顧先生

潛

孔昭

刑部尚書周康僖公

倫

伯明

贈禮部主事方先生

麟

節庵

太常卿方先生

鵬

時舉

侍御史方先生

鳳

時鳴

刑部侍郎周先生

廣

克之

大醫院判盧先生

志

丹谷

大學士顧文康公

鼎臣

九和

禮部侍郎魏恭簡公

校

子才

山人屈先生

杓

處誠

通政司參議張先生

寰

允清

南昌通判顧先生

邦石

孔安

工部員外晉先生

憲

其章

國子司業王先生

同祖

繩武

翰林諸先生

邦憲

貞伯

寧津知縣諸先生

邦正

孝廉吳先生

中英

秀甫

僉憲周先生

美

濟叔

孝廉周先生

士淹

孺亨

明經周先生

士洵

孺允

太僕寺丞歸先生

有光

熙甫

明經淳靖顧先生

夢川

孝廉陳先生

時

有體

劉侍御為崑山。有言某某頗不利地方者。侍御笑曰。姑待之。將自至。聞者服其有體。

滄村吾友

陳起田讀書守禮。動有繩墨。未嘗以言忤人。范桂臺力修舉業。吐詞古渾。幾不知世有詆謔之情。趙純所攷訂六書。至老不倦。諧聲切韻。出內鏗然。皆一時忠實人。滄瀆村中老友也。今日過之。都無在者。但遇嵇三谿於薛君淑座上。噉啖如常。面有色澤。與之語。亦多笑而不答矣。

張翁

立冬日。雲安君母死。冬未至。而其父張翁又歿。某無一錢可資送。皆雲安君自為之。不令某知。及某聞知。都非意中所欲。盡於雲安君者。而君故自得也。張媪老壽考。終說者以為清潔之報。翁既疾。亟思食魚羹。既為其子言之矣。忽又作媪語曰。此何時。

復起殺機。但一心念佛。故已後矣。從此不復言。越一日。瞑端然與媪無異。嗟乎。媪既以念佛自度。而又度若翁。持念之効。焉可誣哉。吳俗火葬。佛家謂之荼毘。于法為正。某心不然之。然不能不借此自文矣。

今夕

寒燈夜雨。雖復意象蕭瑟。故屬佳境。今夕疎雨振瓦。頗與初蟄始電相當。礎潤侵衣。令人有脫故着新之想。甲寅十一月二十八日。

宿維亭

夜宿維亭。自隆慶庚午始。先君曾假沐于徐先生館舍。雨霽月新。若低眉窺戶。先君顧而樂之。徐先生接席。相語甚歡。趣告主人。為客具。咄嗟具辦。將命酒。而甌寧公顧茂善適至。夜闌乃罷。轉盼四十五年矣。今夕與僧孺同泊此。因話其事。

金伯闇

金伯闇居喪哀毀。都不得一聲。聞者淚落。

欽愚公

某于欽愚公。殮不及視。含。裹不及執紼。哭不及憑棺。望空四拜。長號數聲。便結二十

年兄弟之局。豈不痛哉。每訪愚公。開右扉延某入。笑語沸然。聲出戶外。已揖而出。頓形握手。步步惜別。馬策叩門之慟。故當悲之。今乃信其不堪耳。朱白民云。愚公死。覺閭關不熱。行客無味。

李茂初

李茂初低頭忽忽。見人都無一言。想其心際。殊不可堪。傅孝玄誦其除夕詩云。莫言此夜非佳節。猶喜明朝未索通。聽之直堪愁絕。茂初昆季競爽一時。雅非不遇于世。如湯先生所謂數冬不遘一春。恒夜不經一旦者。坎壞如此。殆是數之所定耶。雖然。有子公朴。可以不貧。無論長蘅。緇仲方聯翩而上也。往年與七賢作會。無不奇窮。然必以孺和為首。某與白民政在李孟之間。雖然。白民潔。忽忽失意坎壞不得志也李孟伯仲之間

顧氏

顧氏科甲。三世蟬聯。後來愈出愈秀。其人皆澄清自立。都足不朽。仲從方年少。便以詩若文。並駕宮贊。至元熙中。隅輩絡繹。聯翩五世矣。語云。樹德務滋。于顧氏尤信。

抵清溪

發小虞浦。掛帆走淞江。渡吳橋。涉磧磧。數折而風愈正。勢愈烈。然不能速。蓋水淺舟

膠盡帆多礙。政得風力之半耳。夜抵青溪。將訪陳伯玉。路遇開令。遂返。

岳荆玉

岳元駿之尊荆玉。年未五十。廢視三年。聞某至。惘惘相看。有不能自吐之意。某謂公患猶淺。庶幾可治。然頗聞過服大黃。脾土作難。此其所遇庸醫。某故未之有也。而念亦不能遂捨經生業。某甚為此公憂之。二十年來。某故未嘗廢此道。要以為適。不以屑意矣。往過徐州。有李九山者。與某同病。相視低徊。却顧大畧與荆玉同。病人思起。罪人思赦。殆如是耶。

舟行

鬪風如吼。雪片如掌。一葉欹行。汗漬中。紆纜而挽之。岸谷若山。不數武。輒膠。老子所謂蓬累而行。于斯特甚矣。王季和又刻檢日記。與之語。不應。賴臈釀政饒。不妨竟日昏昏也。○蓬累。老子不備其時則一而行也。頭戴物而兩手扶之謂之。

經外墓

將訪顧伯宗郊居。度虹橋。經外家先墓。入揖愴然。顏垣藜莽。真成墟墓。傍有老屋三楹。壁立童土間。一人揖予而入。則從表弟某也。週視空屋。不覺淚下。每春祭掃。輒從

諸長老享餘於此。今無在者。獨玉岑為兄。文山為舅。然皆六七十餘矣。墓故德諧翁主之。先外祖五山先生附殯四十年。遷葬白魚段。予乃不復至。已過伯宗。少憇來綠軒。寒花盈几。日滿南窗。伯宗偕沈姬隱耕于此。自言偶感風疾。不復入城市。往與伯史諸兄弟作達。伯宗年最少。乃亦為退老計耶。徘徊久之。不知日暮。

顧宇清

憶與顧宇清兄弟相識。在義興之陳橋。其歲庚午。先君語其叔茂善云。兩郎皆利器。長者較穩。出處當與王伯欽同時。伯欽尚未第也。伯欽第。為兩邑宰。罷歸。未幾卒。宇清亦宰兩邑。卒于京宦囊俱薄。而宇清多男子。質頗勝。然不第。相提而論。大約政相當耳。今日送宇清喪。途次思之。輒記于此。

井竭

井竭。多作淡盞味。然猶不惡。取之鹹井。直鹽水矣。往時不飲井水。必惠必寶雲。必天泉。此念竟安往哉。童子提一罌給炊。意頗矜秘。某亦欣然啜之。舌端權衡固在。政作故人點茶觀耳。

來玉

某嘗因藤于隣地作風木軒。工未半而藤伐。心惡之。止不復作。先世長峴。某意不懌。會買隣地。仍某舊額。既建風木軒矣。某將徹去故軒。規造傍舍。而藤忽生。世長軒右。殆是藤之苗裔也。今日與桐行營其地。度用萬錢。可就精舍。柰何毀已成之工。琢而小之耶。此念若就。故當以來玉名。

二無

每除久。吾家無所不無。今又無二。籠無香。炊無水。東坡喜雨亭云。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旱若此。即雨粟。其得而食諸。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終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一

明 吳郡張大復著

筆談

疊浪

羣豕石一名疊浪。取類不同。肖物各得。暮夜月明。常與僧提竹爐小憩於此。羣動既息。覺此身出沒洶湧波濤間。自詫吾生能與鹿豕游矣。昨有至其處者。見羣石皆裂。初以為斧。細視之。裂自下上。諸不受斧處。無不裂者。嘗聞蛟之出破石。夫其下有伏耶。山中人言石之裂。自去冬臘月二十六日。攷其時。雷雨駭作。俗謂之臘逆。噫嘻。終臘而雷。鼓非其令。至於逆石。氣復何餘。化之舛歟。人之戾歟。石之災歟。

穎

茅順之有穎癖。每言吾穎不獨佳。可令意在筆。先子嘗癡之。年來果得狂疾。案不可遣。王道彰以穎謁愚公。為作穎表。蘇州人謂之穎彰。言非彰穎。則文亦不能佳。故是標榜之習。要非無實而云也。今日聞道彰死舟中。雅無疾。既死人未有知者。當有記白玉樓者。聞之帝耶。何死之遽也。嗟乎。十年之間。道彰已死。順之亦癡發。而世方竊

其價以自高。無實無癖。不亦難乎。

智評

楚黃樊孝介先生智評一書。其弟季常。曾以別本相付。且云。顧元城有桀梟之約。心常念之。此書不可無傳。世人亦不可不讀此書。乃不知李翰林試楚還。既有成言於季常矣。李云。先生述錄羣書時。意就一時所記憶書之。尚須編次。就中所載時事。亦有一二與此中傳聞不類者。姑置之。第存副墨。於意云何。予曰。疑以傳疑。政古者闕文之義。以其信而傳之。疑則已。非先生全書也。李以為然。夜歸草堂。喜不能寐。令倩發其書讀之。併錄跋語於此。雨氣淋漓。覺殘燈黯黯多致。先生書凡七品。一神品。神品者。機將萌而先知。禍未發而先睹。光怪么麼。望之而走。即如神之智。何讓焉。一妙品。妙品者。機已萌而禍且發。運其智力。轉移甚巧。致宵人忸怩。以鞞檣。羣豪踟躇而斂暴。功什百於戰爭。乃妙有獨操者也。一能品。能品者。事已遂而禍已成。運策出奇。旋轉咸中。如楊葉之射。白猿望之即號。以此收功。天下稱能人焉。一雅品。雅品者。以剗至之心。行轉移之術。亦機亦械。非機非械。中倫中慮。人我共濟。此天下所目為端人。而要非盡地拘方。以冀耦變。諧務者也。一誦品。誦品者。踪跡詭秘。蹊徑迴環。揆之正。

人端士。多有不為。而於事亦或有藉。儻堪稱藥囊中硝砒乎。一具品。具者備也。可備為有事之用。具者器也。可通於一器之致。隨時便捷。應而不窘。無之未必決癰。有之亦足破結。大之未必濟時。小之亦足解頤。聊存以資用具耳。一盜品。一作織品。盜品者。性專陰而不陽。情獨我而無世。機械橫心。穿窬對面。譬盜憎主人。不必其恒有怨也。而不知者往往墮羿之彀中。良可畏焉。

梅

庭梅將開。有一枝偃蹇。欲披其上小枝。芎正繁。予不忍。或云宜亟剪。以專其氣。童子戲投腴水中。花爛開。碩而圓。澤於本根者。毛媯西子之入後宮也。曜朝日。煥浮雲。設老於江。舉獨存標格耳。嗟夫。

婁子柔郎

婁子柔有郎。而慧善讀書。子柔心甚愛。而嚴勗之。如成人。嘗語人曰。為吾家兒。不得如此。蓋年老子幼。誰無此心。子聞其語久矣。夜夢子柔攜其郎來訪。豐頤秀目。顧盼甚偉。語言嘖笑間。子柔多侃詞正色。務逆閉其所將。然而憐愛之情。隱然自見於眉宇。殆不可擬議。此何為者。乃知八識田中。下些種子。必結為境。可懼也哉。

問僧

問僧齋否。答曰。不吃齋。但飲酒。

作戒

汀州便道歸省。思一往候。忽念東坡云。無益徒煩報答也。便欲取此作戒。不生勞擾。

徐陽初

虞才多弘偉而少靈異。其靈異者。往往力就弘偉。未盡其才。而求助於學。卒見弘偉。不見靈異。此非學之故也。余所交者。無非真正靈異之人。而乃失之徐陽初。甚矣。余之不靈不異也。舟中閱宵光題橋紅梨花一文錢諸傳。自愧十年游虞書此。

譚家文

文真如一樹梨花。溶溶夜月。又如王夷甫捉玉麈。與手都無異。文筆如楚畹數莖香。韻無非大國。又如道韞談玄米。亦成滓。文昭如半天朱霞。踈梅掩映。又如子太叔美秀而文。文蕭如出水芙蓉。不妨秋老。又如子長作賦。意思蕭散。不與外事相關。餘子種種。所謂儉歲之良菜。寒年之織纈。

趙必達

趙必達扮杜麗娘。生者可死，死者可生。譬之以燈取影，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又如秋夜月明，林間可數毛髮。

孤虎

田狐蠶食於楊村。皂虎脫視於涇口。啟侮開竈，靈自内生。雖人生不可無外思，而泉下豈容有隱憂。疲暮之年，誰復堪此。

吾哀

丙午，居先夫人憂。哀至則謝容，庚戌之痛，多忍。哀對容而至於今，直借容遺哀，與自證本心。其寔等哀耳，而情若此，此亦知吾哀之甚也。

哀

哀不可忍，哀不可遣。故凡平居，忽忽俯首多睡。若夢若醒，以至髓枯而髮白者，皆忍之致效也。一往而深，盡哀而出，猶愈於遣乎。

哭世長

爾章既勝拜跪，環亦漸知女則。雖復淚眼相看，覺有悲喜不勝之意。淚亦自止，不似

哭世長傷魂動魄一往而不可收也

書

書入富人之腹如積米太倉。只有篩揚時。未便有支用時。入貧人之腹如村兒驟獲異寶。隨便示人。但知入手光耀。不覺宴息無餘。蘇子曰。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韓子曰。獵其華而咀其英。汎其流而涉其源。當家人字字寔證。

屠長卿

屠長卿云。眉睫纔交。夢裏便不能張主。眼光落地。死後又安得分明。此言似之。非也。若能打徹夢醒關。直教衝破死生岸頭。已又云。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一事關心。只在花開花謝。故知此老交不得眉睫。

王子虛

予與王子虛既定交。對人計算。輒不自休。或疑其膳膺。予嘗私於孺和曰。是殆不知作家者。孺和問子何以知之。予曰。知者不言。故知之久。又嘗私於僧孺曰。子虛將不免貧。僧孺問故。予曰。子虛好親予。豈富者相耶。春來予方理故帚。子虛喜請行之。四方其貧殆不瘥矣。

放利

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蘇子曰。吾眼中未嘗見不好人。果是未見不好人之眼。則亦不見天下有放利之人矣。何怨之有。顧處今之世。但恨眼界不寬。不怪世路太窄。語云。財者人之命。放利之人。其視世之所有。皆其命也。夫使人捐其命以全人情。存天理。其以為必不誠不情之極矣。故夫惡放利者。其怨滋多。不亦宜乎。

掃墓

清明前後。多冷風霖雨。而今歲慳慳甚矣。狂飈間起。雨十日不止。朝來光甫約掃墓。予心疑之。乃不意自設奠至享餘。雲物澄鮮。禮畢而陰。既享而雨。此人事之偶然。亦人心之一校也。記曰。祭則受福。吾甫定儀節。行之自光甫始。而陰晴若此。知予祖之格思焉。書此志喜。甲寅二月三十日記。

問居士

餅無粟。薪勞軸。瘍手足。蝸延屋。此貧之至變也。以問居士。居士謝曰。皆有之。佳水名茶。奇香野嫩。異卉新書。此貧之至適也。有諸居士笑曰。則具體而微。

風水軒

先世長建風木軒於墓旁。傾橐倒廩。薄有野致。世長既病。人或私曰。悴乎。予知其非也。吾向者因籐子隣墓。嘗作此軒。橐洗而止。世長亦偶見。數弓之地。有籐荻焉。聊試為之。以發一笑耳。貧家無易事。則必傾橐倒廩。心且安之。何悴之有。吾兩人故是天壤間長物。何論作室。此一副皮骨。總之乘輿而來。興盡而返者也。

王季和

王季和因參五雲。遂攜家山中。怡然自遠。錢受之曰。季和故有巖棲之適。不無禪誦之勞。友輩禪誦如季和。斯真勞矣。未審只此便是否。昔方山子隱居巖谷。環堵蕭然。妻孥皆有自得之色。山中人莫有識者。東坡過之。訝曰。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自是方山子之姓名可得而稱云。予將詣武林。季和在甚善。然既已知之。便少執手熟視一段佳話矣。

周新

瞿元初之侍者周新。謹身媚主。便體而多慧。無一切驕痴之色。人言元初能自放。賴有此郎。

讀孝介先生碑記

持辦香謁孝介先生再讀其所製重建卜廟及勝生祠記情文深至真不朽之作也先生好獎善至以宵貲叢陋之汪惠諄諄稱之且云神效一日之靈令竭三旬之瘁民數世而戴之誰謂民不易德者今予解組馳還視此土求如惠之數椽留在民間者而亦不可得嗟予不及惠其稱之也至矣昔者羊叔子一言可令鄒湛不朽惠何幸耶然攷先生之作亦是有激而云前不言乎屬有他懷偶一登山徘徊乃不覺愴然有感此老善善故長惡惡亦復不短

心術

投其所欲聞雖甚拂意嘻笑而承之此倖災之淺夫也然而心術關焉犯其所最忌雖甚賞心反脣而詆之此修卻之躁人也然而愚直存焉由後之說徒為識者鄙由前之說不免為明者疑故夫心術不可不端也雖顯然修卻可也

耳目

礙世之物惟耳與目知道者一之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鵝亦不驚者是入世者混之脣肩諂笑順口接屁者是二境人我願學焉而未之逮也則奈何

望雲圖

先世長大病時。曾為故侯呂渭陽寫望雲圖。意頗自愜。請予題其首。予政以世長病悶。悶未暇也。今日與張季修話其事。默想前境。不覺潸然。昔王子敬既死。子猷負病來奔。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曰。子敬子敬。人琴俱亡。遂慟絕。人生當爾時。安得背疾都不成一聲。即潰裂耶。

王辰生

孺和母梁夫人。昨午時終。今日辰生遣人來告。日且晡矣。予心遲之。然不可罪辰生也。孺和之母死。而予不知。予何為者。頃過之。牀無幃。含無貝。周身無衣。哭無胤女。內外子孫之役。總之于無家無室之辰生。噫。孤苦極矣。猶憶孺和之歿。家四壁立。而母哭其子。子女哭其父。壻哭其舅。妹哭其兄。男女哭其主。十年之間。今昔又何如哉。

小立

晚刻偕趙九如小立城西。覺眼光意識都滅。綠陰紅雨。亦復不成佳境。語云。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要須精神健在。

志不樂

貧者何以不樂。為好禮也。富者何以不好禮。取自適也。富非適己之常。禮非貧人之

素吳長卿聞之曰。蓋我師眉公亦云。日來擬贖王母。而卒屈于力之不勝。不及吾情。用志不樂。

夢李公揚

李公揚久客長安。心甚不然。之汗漫游亦古人常事。要須此身寡累耳。公揚多郎而不檢于則。女長未嫁。此豈久客之境耶。昨夢與公揚語。將取道松江。乃抵家。北海南轍。又非將還氣象也。

癬疥

語云。癬疥之疾。言雖疾不害也。自今觀之。疾無害于此者。今夫糠粃眯目。芒刺在背。雖木鷄之養。誰能頃刻安此者乎。夫疾至于通體不安。則必損眠食。眠食大減。則必傷腹心。蓋呼鷄逐犬之奸。而天下之大盜出焉。且非獨于此也。其用物必鄙。而不經穢而不可近。治之者未去沉疴。先取羶惠。即得其術。而薰眼傷神之害。叠出矣。王祥治為予言。吾方能已之。且不穢。將請試焉。

大風子。

四十九粒去殼

水銀

二錢

杏仁

一錢

椒紅

一錢

飛簷

一錢

黃柏末

一錢五分

用胡桃肉拌研為丸

周與言

前輩王太僕既老。以一子婿周。一子婿丁。二公皆孝廉。又同里好也。太僕既卒。而子幼母異析產紛紜。丁為其婿。諍之甚力。周笑曰。若知曩者約婚意耶。總之為其子樹人耳。不聞婿周使隙于丁。婿丁使隙于周也。丁大感悟。懼如初。而二子亦各受均產之益。先君聞之曰。與言可謂條暢。

登土山

循土山而西。步仄徑上坡。則為鹿城。其地有古垣喬木。映帶左右。若山迴路轉。高迥幽邃。仰睇碧落。政見雲光。常戲語同人。此山中一綫天也。宜從小奚奴跨驢于此。否者暮夜月明。或孤影長嘯。或二三靜默。風香露濕。清吹遠聞。斯亦境與人相得者乎。偶思其處。呼季弘晚食而往。有衣冠四輩。先予徘徊。都一發不語。何歲無月。何地無竹柏。但少閒行如吾兩人。此夜未許予道。

牡丹

晴光雨思盡態而出。砌上牡丹。便有一二瓣欲吐。新韻晶然。作水紅寶色。淺于桃花。蟠而醇膩過之。真人工所不能肖也。念西行當復十日。恐遂無花。然朝來已食其鮮。

矣。偶得句云：幾回欲問催花使，上苑何如趁曉看。

破老

水滸傳何所不有，却無破老一事。非關缺陷，恰是酒肉漢本色如此。以此益知作者之妙。

中庸

有鑿池畜魚而日取數錢買魚放生者，或告之曰：君功德甚善，其尤善于不畜乎？王者大志，語云：不養不殺，是謂菩薩。噫，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古鶴澗

癸卯，張苑馬任廣陵，予與友輩數十人送之，舟抵古鶴澗而雨甚，不可上，使人負以行。夜宿悟空僧舍，其又明日，戴星科跣，頌略秋曉之勝，遂解維而西。迄今十二年矣。苑馬之弟行可，既化為烏有，而世長亦稱古人。今夕徘徊澗口，追憶其事，仰睇明月，都黯黯無致。

白民登太華

風正帆懸鳴榔可喜，命三倩再讀于鱗游太華記，因憶白民自華還語予曰：世人讀

此記多異同。初亦不然。然未習其妙云。其說曰。東北雷中峽。裁容人。左右穿。受不
滿足。穿受手。如決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又曰。罅中穿。如峽中峽中之繡垂。罅中之
繡倚。皆自汲也。又曰。足已茹。則蓄膝也。足已吐。是以趾任身也。吾昨者從雨若雪舟
中。覆按之。覺腰脅間。始隱隱楚矣。張生曰。夫所謂痛定思痛者乎。然予覽白民游華
紀。初以銳心上而不知險。既以忘心下而忘其險。夫亦善載腐肉朽骨矣。

扯淡

東坡見悍婦爭言。笑曰。一點靈性。都攪入猪嘶狗咬中。此非戲論也。蠢茲庶民。當其
心頭大方熾。喉下痰未消。誰不為悍婦者。而笑人猪嘶狗咬也。我新鄭作相。可謂赤
心為國。其歿也。疾書扯淡數字。投筆便瞑。大根器人。到頭自脫。今世之人。處非高公
之據。腔無救時之血。而沒沒不知淡者。其性靈何在乎。

盛世事

崑張某者。使酒恣橫。嘗以睚眦殺人。人莫敢忤。視有貴者。休沐里第。遍訪親戚故人。
不及張。張恚甚。遣其奴曰。為我取若頭來。免汝死。其僕旁皇貴者之間。惘惘莫知所
措。貴者屢出迎容。屢見之。使使問狀。其僕屏息求死。不敢言。強之始道。故貴者曰。若

行矣。亟命與詣。張謂曰。若何知耶。吾頭故自在。毋令而使落膽。何。張亦歡然。置酒盡。醉乃別。王祥冷曰。此盛世之事也。今何望乎。白面郎擁千金之資。揚揚出入里中。飲食婦女自快。諸黠者陰整之。汗直指網囚矣。况夫朱家郭解之俠。非感遭時。惡能行其意而愉快焉。

徐有望

徐有望風流自賞。老而彌敦。許伯清冷醉閒吟。不改其樂。江上美人也。蓋嘗聞之。薛君淑云。今日偶候無恙。于有望之姪元修。道其梗概。如君淑言。而有望今年七十又六。老矣。

過惠山

去歲秋末。抵惠山。不能登。遙望聽松。亦復強作一詩。飲酒五合。許此來絕無心情。飲亦不能一合。頽然歛矣。語云。情隨年少。酒因境多。吾于斯語。政復得半耳。

息香草

稷田之草曰息香。稻田之草曰穀精。蓋精氣之所傳會而生。稻之貴于五穀。其末流猶可觀矣。忠穆王之後。數傳為穎士尤肖。而班姬蔡琰之徒。文采表于後世。微乎微。

乎。夜泊伍牧遺于田野香數人。或曰。此息香草也。記之。

王商山先生

顧升伯嘗語予。金城有獨行君子。曰王商山先生。心識之時未甚了。夜飲君常齋中。修甫言先生蓋有堂聯云。君親外不受一人恩澤。天地間要做獨是男兒。由自觀之。豈非獨行哉。修甫又言。先生有庶叔三歲。孤育于先生之父。居無幾。父死。先生肩其任而力籌之。歲有歲會。絕無挪移。出入累數千金。還叔而叔多構蒲狎邪之好。先生思所以感悟之。萬端莫得。嘗夜雪裂膚。先生手持燈火候道左。鷄鳴喔喔。叔從博徒來。先生謹身感容。拱語曰。叔毋勞耶。其叔莫悟也。平生有所造。未嘗從親戚飲食。一時北面先生者。戶外履常滿。絕不通十捉之束。君親之外。獨是男兒。殆終身不易其言者耶。馬涵虛曰。予游金城久。知先生。然未盡其如此。因與修甫君常輩。嘆古今獨行之士。見于載籍者多矣。然皆苦節不貞之務。如先生之忠敬。乃可貴耳。先生家故中上。多僮僕。遺必如廁。卒時年七十八。未嘗使人滌牖。曰。此非人子耶。而令以手捧穢乎。史稱公劉不履生草。竟先生之念。可廢幾焉。

貴者不好諛。此非人情。一縉紳云：惟我不爾。其諛者曰：如公言。諛紳大喜。乃不知諛入矣。

訪孟長

訪孟長。知愚公未詣茗溪。往候之。談笑間。知二兄之交。懽如故也。異度幾不免虎口。今已放還。將抵舍。公鳴掌教石埭。地僻而民習于厚。絕與此兄相宜。時某部郎元璘。緝甫婿也。孟長言其人大快士。江左右罕有儷者。文起居竹塢。白民謁黃山。凡夫偃仰山中。貧而適古。白游雲陽卜居已定。數端者皆所樂聞。但風利不能晤康侯。此兄才高眼濶。不審其近菽如何。

蠡口

望齊門北有蠡口。相傳云：范蠡所從逃海地也。王元美曰：范蠡還會稽。始以其妻子蹈海。此何取微哉。予往年客蠡口。舡上人指以相語。竊笑之。今日將過虞山。取道于此。因載元美之說。以信世之借古人為觀美者多妄也。

三花五子方

予目初眇。有教予服三花五子丸者。或云：緩甚。寧益于用乎。遂止。揚州張斗嶽謂予。

淮僧某者。久眇眇然。問之則服三五方丸也。此古本所載耳。而修合之法稍異。則效不効應焉。比歸請以相與。予病久且老。無事于方。然願得之以濟同病者。張信士通劍術。其言多不妄。

過唐市

長枕大被。兄弟之懽也。辛亥中秋前五日。與世長托宿于此。時暮夜月明如晝。僧天涯者出。述小憩廟中。沈沐訖乃卧。兄弟之懽已此矣。今日舟過唐市。撫景悽惻。覺風風雨雨。都來惱人。

先合後離

戊子哭父。辛卯哭姊。丙午哭母。庚戌哭女。癸丑哭弟。二十七年之間。骨肉殆盡。而毛髮爪齒。髓腦顏色。無一如故者。語曰。三十年為一世。此不足怪。顧念其間。有何佳味。而戀戀乎。陳眉公云。凡傳奇所演。先離後合。人生境界。先合後離。父子兄弟夫婦。合而哭。鬚髮合而白。齒牙合而落。手足筋骸合而拳縮。乃至歸地歸土。歸風歸火。豈不痛哉。可不念哉。

周仲昭

周仲昭既死垂二十年。而風度宛然。夢寐可異也。仲昭饒志而多情。見予輒有婉孌之色。望樓迎笑。隔岸依依。此其生平必然之致。即夢神巧于造境。乃至著明親切爾爾耶。將朝來因見陳仲芳。而思其兄長茂所居。又思其即婿于鄉。不知今何狀耶。吾春來多夢。所見無非故人。或曰。此老人之態常然。其果然耶。抑別有徵耶。三歲相親。五更一夢。冷風閒蝶。栩栩魂銷。

伯衡夢世長

徐太史伯衡夢世長辭歸金潼橋。召櫓相語。其辭甚懇。莫是魂魄猶思豐沛耶。寢寐相接之交。當世能幾。偶然值之。必非所樂。或諱之者多矣。

春

予十年不見春物。頗能識其光氣。自謂領畧殆盡。凡冉冉而不襲者。淺也。澹然光悅者。香色含也。巽狂震怒。坎踈者。妒也。麗已遲而神意懶者。盛也。寒峭日中暄者。晚也。憫然充盈。卉盡態者。盡也。忙疾者。性也。此予之所領春也。而今者大抵一忘矣。然猶憶白公詩云。慈恩春色今朝盡。盡日徘徊倚寺門。惆悵春歸留不得。紫藤花下漸黃昏。

偶書

六時靜默由他燕燕鶯鶯。三月烟花交付風風雨雨。

藤花

藤花膩紫而清芬。蟠屈善麗其狀為擎。為竄為偃。為蓋為橈。因高為幢。過俯為虬。飲蔓野駢羅所在多有。而予所見朗仲之藤溪。未一二矣。李雲杜言金陵劉村有雪坡墓其地忽產藤紫色而枝相糾蔭廣畝許。子孫歲時展墓不知所在。望藤羅拜而已。雪坡之裔孫所建語予。每春晏花香聞十里。而李衷一又引太史公予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蓋之言疑也。之雪坡讓鎮遠侯不就後世高之宜與許由等耶。往歲曾訪藤于薦巖寺左。頗森蔚。觀者絡繹而至。昨使吉甫偵之。葉而不花。寂無履聲矣。

日者言

有日者言。日逢己癸。君多言語擊刺之傷。必遠游乃免。且有適焉。嗟乎。予患不游。游則適耳。其如頽索之形。不得輕載以出何。請盟于心。守口以待之。不免則堅塞兩耳。勿聽之。日者笑曰。夫且塞乎聽畢矣。

景物

蘇子由曰。子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此寔落讀書語也。予為兒時。顧洗馬嘗教之就學山中。曰。君好讀書。必求助于景物。否者所讀書必不靈。迄今三十餘年。眼光久廢。胸中猶存種種大地河山。洗馬之教也。陶會稽居住山水間。與無念和尚閉戶參學。表伯修問之曰。近來泰得何如。蓋諷之也。今日讀歇菴天池台宕諸篇。覺袁公知陶不盡。

戲書

凡有形骸之隔。必生淨穢之觀。剖桃終鬻于靈公。吮疽兆殺於吳起。是以明智承恩。務鞭其後。仁人用愛。必顧其安。

冷熱性也。吹冷為熱。非性畢彰。好尚情也。非好之尚。虛情已著。是以鳧短鶴長。斯為同仁之化。絡首穿鼻。總屬後天之刑。

王喬飛鳥。豈伏謁之鳧趨。莊子尊生。羞越俎之庖代。不求字義。巧竊書詞。任牒俱受。剝膚。今文所以充棟。

喜則相靡。皂旣之交。自然蹄嚙。進若加膝。率情之愛。難免淪淵。是以傾蓋之懽。必有

知人之哲。投杼之懼。不生屢至之時。王夫人有言。其與人也易。其去之必速。何如老白舡中。羞抱琵琶。半遮面。爭似蘇家堤上。試為長老戲參禪。香山社偷得些閒。春夢婆還生顛倒。

齊牙善意。桓公之口。無所施其舌。張李衛知微。君集之馬。不得信其馳驟。斯蓋神之着形。非闕我之相物。是以淵魚之察。謂之不祥。知幾之神。行所無事。

書是同人。每讀一篇。自覺寢食有味。佛為老友。但窺半偈。轉思前境。真空。逆來順受。甘為罪己之歐。釋怨存懃。不作書門之瞿。蓋人性豈必無偏。我心不容有悔。直須洗却意塵。方稱人達。但欲自乾睡面。已結冤家。

學問講習。少年無不老成。罪過風流。白首常如英妙。此今日最陋之習也。耻躬不逮。以思無益。

非里巷間物。政須自見其不時。非愛憎中人。豈宜望人所不及。

理直氣壯。明目張膽。便有小丈夫悻悻之意。必如孔明之綸巾羽扇。如曹氏父子之橫槊賦詩。乃秀嗟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旋行之牛。主人憫而休之。令散處于野。比視之。旋行如故。見者爭相笑也。夫不有功成名遂。身退而終不能自放者乎。張伯任先生曰。今世仕宦都不類優伶。優伶舍其故。我扮脚色於當場。士大夫苟且當場。但修邊幅於林下。蓋優伶退而歌哭者耶。

恕

習懶成癖。且不欲以面孔向人。每有倩作一書。游揚他技。或從中居間者。輒逡巡累日。不得已然後為之。及投人。人或不應。則咨嗟不已。蓋予之為人。常踈自為。常密如此。而奈何。猥以所不欲溷人。不得則怏怏。幾已懶。人安得獨勤已癖。人安得獨通已不欲向人。人安得為人忘己。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張環蟠桃圖

先大王母。方以嘉靖改元。遇甲子。有會蟠桃圖為壽者。曰。張環筆力道細。有宋元人風概。而世不多傳。其品故在妙能間。上有序。侍御改亭先生作。大王母弟也。詩于左者。曰。德興訓導周秋汀。瑞餘。于令闕時望。雲瑞安訓導鄭子充。近仁。右。上。抗。令。高。歸田。以政。樊府教讀王真愚。下則僉憲周鶴村。孝廉吳純甫。中英。皆當時知名。

士圖藏先九德家。萬曆癸丑。光甫第歸予。自先君歿。不幸廢柩家藏殆盡。得此如還珠合璧。悲喜不勝。亟付裝潢。家表而新之。久雨初晴。將命相曝。書畫復紀其事。屈指春秋。蓋九十四年于茲矣。萬曆甲寅四月初五日。

雨窗

焚香啜茗。自是吳中人習氣。雨窗却不可少。

才難

晚刻與元瑜平甫時可飲。追述先世長言笑風調。無不絕倒。而所作書畫。戚友間罕有存者。世亦難得。因知手足之痛。隱隱怛怛。至于今。白晝多清淚。非獨哭吾私。蓋亦有才難之感焉。

數見不鮮

往歲與諸賢作會。謬承推獎。心知其無當也。要以一念之信。則自證不負云。中年病廢。便有一二眉眼之傷。匿影避之。其游如昨者。較然不欺矣。邇來氣衰神憊。每臨流對鏡。輒欲自掩其貌。奈何以此僕僕。向人。陸大夫有言。數見不鮮。不可不念也。况人合之交。既老而不能見顏色者乎。

得禍

謝靈運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知為靈運。乃安。此藉祖父之資。自雄高華極矣。然終不免於禍。本朝解學士與王檢討。恃才放恣。上書請鑿章江水。便往來奇誕。彌甚。報禍彌速。不亦宜乎。

報身

賦性迂懶。不喜作達。耳目所及。多冠服。語言之妖。泚然欲嘔。張幼子。一生標榜。攜妓荷鍤。自言賣色於市。此豈復有人道哉。其得禍宜烈矣。豐進士坊。才高一世。晚膺腰膺之疾。僵不能起。常着五色雲衣。使兩人直舉之。作張道陵奮袂狀。此死人出柩中。屍立耳。何觀乎。寧惟不足於內。要亦今世報身。應招耳目耶。

金小二

金淑真女。小二。慧婉多風。喜談謔。多以意甄叙人物。而綢繆之。雖甚有力。弗能間。一時空羣物也。癸丑游虞山。有富者子。集珠翠數千金。為小二飾。會里社。扮孫夫人。凜凜有捉刀氣。觀者豔之。為之語曰。就中一騎粧偏好。昨日崑山縣裡來。未半歲死。張氏或曰。張蓋其所甄叙云。予觀古今佳麗。誰不黃土。合在人間十二三。簡簡之後。最

先朝露者二耶。雖然二月春霜殺桃李。明年欲嫁今年死。二過之矣。獨其母莞然無倚。又多蠶鳧之擾。予每出南郭。望東偏綠楊樹色。歌彩雲易散。懷然久之。

祝燕

雙燕惠然主。我心念之。昨夢也。而不祥云何。海母將颺耶。民或侮耶。將情結為境告。予以先徵耶。神於戲耶。抑夢稜者祥耶。毋如日者占感騰蛇耶。將子有不祥徵耶。且起盥洗馨鑪再拜。而祝神許之耶。祝曰。毋褻吾襟。毋汙吾琴。載飛載雛。共語春深。

桐夢

桐夢世長與一紙。纜纜百言。多不能憶其末云。名清故使汝不足。然未嘗苦汝之終不足。德淺故使汝不發。然未嘗限汝之足以發。斯言不為無理。可深味也。又語桐曰。里將社。多張水戲。囑汝弟慎勿往觀。則諄諄命之矣。記以示櫛檀柚。

蘭香

周含章有婢曰蘭香。王夫人媵女也。薄有姿調。含章昵之。遂謹其身。總內外之勞。周旋妯娌。先諸作務。垂三十餘年。章既病。備兼子女之孝。章死。襄王夫人益勤左右之。奉行年五十。屏處牀後。聽夫人指擲。無不咄嗟而具。婉孌之性。如嬰兒。如處女。蔡邕

有言金生砂礫。珠出蚌泥。嘆茲窈窕。產於卑微。斯人當之矣。

麥秋

麥秋峭而不肅。小春華而不靡。

楊忠愍

野夫見慣不情事。鵲噪鴉鳴總不知。楊忠愍題扇語也。戲場上真正活法。聰步步本色。

穎人

穎人姚玄倩。以華亭薛更生書來。求為穎客。且云當不減古諸葛。諸葛以子瞻名後世。今子瞻生是時。或未必與澄心紙。珥珪墨並稱。何也。湖筆自陸希皋後。無慮數十年。日變月化。至茅瑞彰。非獨筆價。兼多筆情矣。玄倩少年耳。聽其言。多爽氣。且知為瑞彰之繼子。技必不俗。晨起試之。果然。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一終